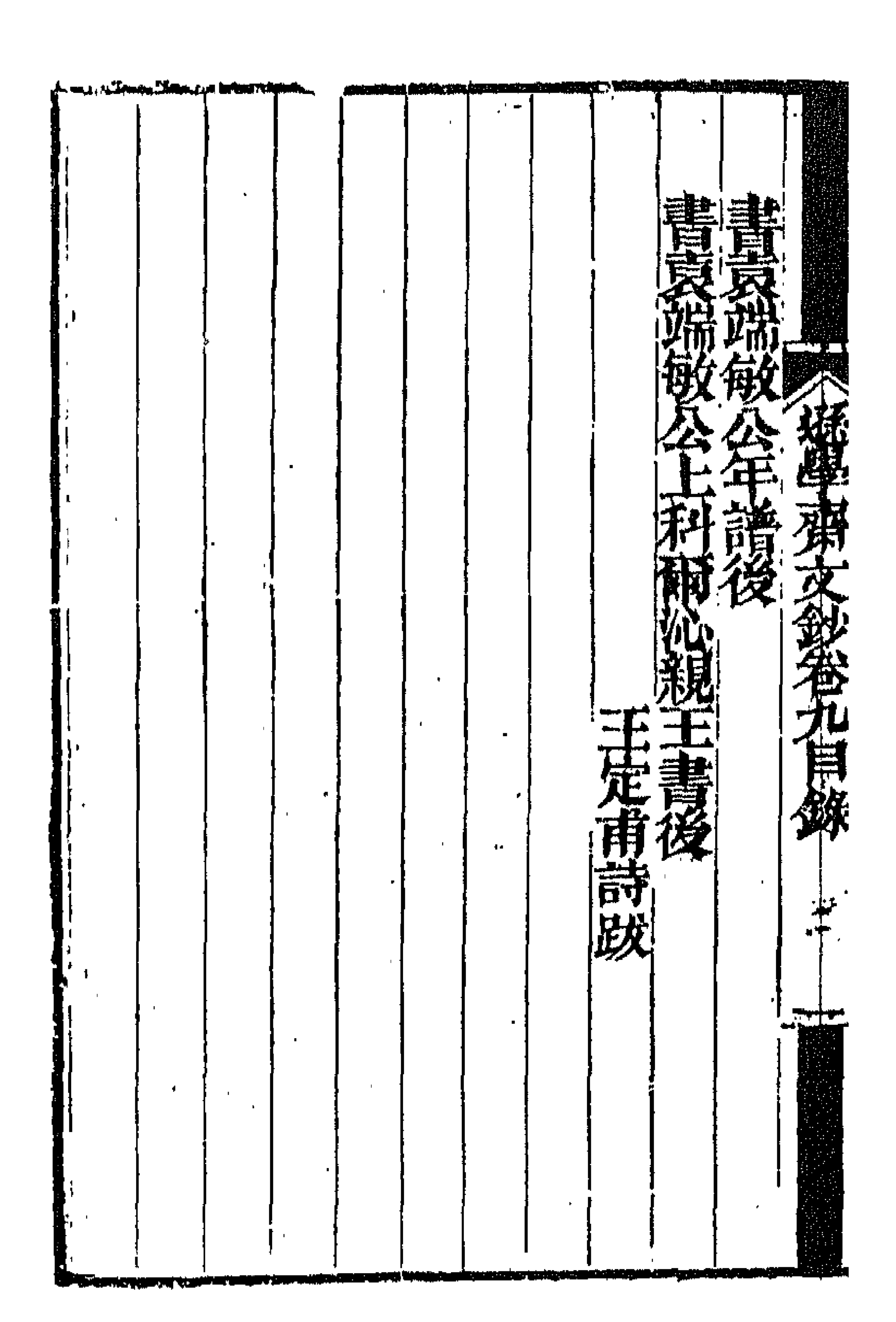
遜學齋文鈔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九

林輯甫惜硯錄跋　須䃏課誦圖跋後
倭艮峯先生莅車行記書後
恭親王豳風詠跋　書方夫人節孝事略後
書項几山舅氏止齋文集校本後
吳桐雲孝經古今文傳注輯論跋
書雲松巢集後　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
跋謝坦齋詩文集後
董比部所藏亭林先生大像跋
書王顧齋西山游草後　杜清獻集書後



書袁端敏公年譜後
書袁端敏公上科爾沁親王書後
王定甫詩跋

瑞安孫衣言劭聞

林輯甫惜硯錄跋

右惜硯錄三卷余友林君輯甫既編其先大父觀察公集復取同時諸君子與觀察往來酬贈之詩文及其墓銘墓表別爲三卷綴之集後蓋觀察出處之跡交游之美與歷官聲蹟之可傳於後者具載於此宜其後人之不能忘也夫觀察以文學道義爲一時士大夫慕好引重如此而莅官所至皆有遺惠良法爲後世所稱道蓋非無本而然輯甫能以先德之所存網羅裒輯而不敢以忘則他日之立身爲政其求無怍於先人亦可知已咸豐三年四月

須碪課誦圖跋後

須碪課誦圖者我友王子定父爲其實姊劉孺人作也定父自幼喪其父母孺人實撫而教之備勤勞焉定父旣成進士通籍官戸部郎爲是圖以致其思而自記之歲丙午假歸粵將迎孺人以養而孺人年且老不果來定父念不能忘歸京師後又爲數詩以書其後其言尤可悲古之君子以謂母生之父教之此人理之常也其不幸者往往賴有母教如世所稱韋逞陶侃之事至於定父乃獨恃其姊以成可謂尤不幸者也夫爲姊者有不薄乎父母之心而因不敢薄其弟爲弟者有不忘乎姊之心而愈不敢忘其父母而定父文章行治成就果如此是其不幸者皆無憾也定甫今者伏而思其父

母而已有終天之悲引領以望攜人而又在數千里之遠其觸於目而震動於心獨圖畫常常在也此則定交之情哉

倭艮峯先生莎車行記書後

道光之三十年　今天子初卽阼尚未改元方慨然有志於天下之事以直言極諫風厲羣下一時承望意旨爭言時務往往立見施行而曾侍郎國藩吕文節賢基尤能言國家大體特蒙顯用又召起　先帝時建言御史陳慶鏞蘇廷魁等令各赴闕天下蒸蒸向治矣當是時倭先生仁方爲大理卿上書言君子小人之辨及人主爲學之道甚備天子爲之手詔褒答稱爲直諫蓋非徒人臣遭際之盛而聖人聽勤惕厲虛已從善之見於初政者尤天下之幸也及明年咸豐改元　天子用先生爲葉爾羌幫辦大臣葉爾羌漢莎車王地去京師萬里幫辦大臣武吏而先生循儒

介節宜在左右失職遠出人咸以謂可惜先生顧不以纖芥於心自陛辭出都比抵所部道途次舍目爲之記其於山川形勢賢豪遺跡與夫風土謠俗民生疾苦之際凡有所觸即筆於書所謂莎車行記是也先生至葉爾羌未久復上書言事甚切　天子以爲封疆大臣宜留心邊要朝廷事非所宜言又一年而先生得過去官矣及咸豐五年衣言以授書入上書房而先生以翰林院侍講在上書房授讀蓋先生之忠誠質直有以上結　主知雖偶遭擯棄而旋蒙錄用博盈清近未嘗不嘆　聖天子之眷念諫臣未有已也然自先生之出而嘗與言事諸臣如陳公慶鏞蘇公廷魁先後皆去朝廷呂文節殉事舒城曾侍郎督師江表至於今日忘言

匡拂之風稍稍衰矣獨先生儼然在　上書房與我輩五六人朝夕出入乾清門意常默默今讀先生是書益不能無概於予心云

恭親王豳風詠跋

恭邸取豳風七月之篇句為之詩詩各四韻既成以示奕訢奕訢受而讀之既卒業喟然歎曰周公聖人成王周之令主而當時所陳戒者皆野人婦子之言蓋人主深居九重使其精神念慮之所營在於民則放僻邪侈之萌無自而生而天下事無不可為矣恭邸日課一詩詞翰之美無以復加然獨以謂此數十篇者其用心為尤不可及也咸豐丙辰

書[illegible][illegible]夫人節孝事略後

今餘杭宰命出守安慶始與歙王子懷侍郎相識將行時出以其先祖慈節孝方夫人行略見示命爲序述予謂古來婦人之以節見其事多相同者至方夫人行不履人跡不入其兄之室飲食人嘗下箸即不復食不與人共釜而爨人皆謂其過甚以予思之誠爲援之法也夫人之所以流爲小人之歸者其初皆非欲顯爲不韙惟於事之偶違於禮者以爲無害我事而苟可以恕至於漸漬之久乃潰敗放軼而不可收拾蓋人欲之所伏甚微不謹其小則必有其大者故古之所謂中庸三代以上大賢可以行之若以中人之資當人心澆薄之時則惟持之過激而後乃適得其平方夫人之

事人皆謂其已甚卽自夫人思之亦知其可以已而斤斤然必出於是者其用心爲甚微也嗚呼世之婦人不幸而爲嫠夫人之事可爲法矣抑余又有感焉余所見世之節烈賢母其子孫往往而賢否則必尊顯榮達蓋天之所以發揚苦行類如此而子孫之賢則尤貴焉侍郎由甲科爲部曹卽著清節至爲諫官歷卿貳言事切摯嘗以國事得失人才進退爲己憂旣而自知終不見用奉身以去無所係戀可謂終始無恨無愧夫人之子孫衣言之高祖母萬亦以節孝載在郡邑志自先曾祖至我父皆隱學不仕至衣言兄弟始得列於朝而衣言服官以來無一事可以無愧於心至於立身行己將[illegible]就於不肖[illegible][illegible]詩曰無忝爾所生甚矣無忝之難也

予所以尤歎慕於方夫人而以爲不可及也

書項几山舅氏止齋文集校本後

陳石士侍郎所刻止齋集予往嘗得之恨其訛鈌欲求善本校補而未能今年客游安慶嘉興錢警石先生亦避地在此出侍郎刻本相示則我舅氏項几山先生據先生所藏舊本校正者警石先生博聞君子多藏書亂後往往散去其嘗有校勘者幸皆攜以出而此集爲我家鄉先輩書又先舅氏之手澤可貴也舅氏篤學能文詞尤喜校書此爲咸豐癸丑去富陽校官寓居杭州時爲警石先生校者然鈌訛亦未能盡補蓋所據舊本亦非宋槧原書也先生自言知我舅氏久而相見甚晚校此書後不久卽別去遂不復相見矣南宋時永嘉學者如薛士龍蔡行之葉正則與陳文節公皆我瑞安人

尤能通知古今治亂之故爲有用之學而陳公最爲醇博今日我鄉人士汩沒流俗能闓鄉先生之風興起爲學者蓋亦鮮矣而我舅氏家居亦黯默閉戶少與人通今舅氏卒五六年矣後生子弟鮮有知其可愛惜者獨予與甓石先生相從羇旅中每一言及輒相向歎息也同治二年四月

吳桐雲孝經古今文傳注輯論跋

去歲七八月閒桐雲自閩以所著讀易隨筆及孝經古今文傳注輯論寄示予於瑞安屬爲之序適予有杭州之役未遑暇也今陶仰臣司馬自蘭溪來復以孝經輯論見示云將刻而傳之於是桐雲以福建臨法道移巡臺灣矣予謂聖論一書首敎人以爲學之道其次章即述有子之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且以爲孝弟則不犯上作亂然則孝弟者敎之始也今之爲民上者患在不學而爲民者苦於無敎桐雲篤於學而臺灣道實兼學校之事雖曰海外强悍然予嘗爲桐雲言之矣曰治悍民易治柔民難桐雲誠推此書之意躬行以敎之異日言臺灣之民易漳泉而鄒魯者必自桐雲始矣同治

丙寅五月紫陽書院跋

書雲松巢集後

衣言頃從友人丁君丙假文瀾閣殘本求吾鄉先輩書僅得止齋集浪語集雲松巢集止齋集予故有之浪語集缺二十餘卷惟雲松巢集爲完書樂清朱先生希晦詩也其詩固已清亮可誦然予觀其七世孫諫後序稱先生隱居瑤川不樂仕進有田數十畝悉以入祠堂獨以所作雲松集一冊端硯一方古本文選一帙付其五子曰汝可守此於戲先生高致如此詩亦安得不佳哉今之人豈徒文辭可傳者少抑其自得於心者不同也閩鄉先生之風可以慨然興矣其七世孫諫者蕩南先生嘗爲郡太守有蕩南集末亂時予家亦有之今其板不知尚在樂清否予同年徐惇士文而好義爲先生

鄉後學故以此書寄之庶存蕩南集刻而傳之同治五年八
月書於紫陽書院

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

松濤閣詩曰勵吟吳吟燕吟粵吟哀思百鳥吟者凡五種張嘉張元彪虎文著柿園詩二冊不分卷數則虎文子正宰所爲也虎文詩有張芸墅王西莊侯夷門諸序跋而正宰詩鐵厓袁簡齋爲之論定皆有推許語蓋虎文父子當時固以能詩名者矣予考郡志循吏傳言虎文所著尚有家鑑而百鳥吟顧無之柿園集則郡志亦未著錄殆脩志時正宰集尚未出歟張芸墅序稱虎文詩假途漢魏援迹漢唐誠爲過譽獨西莊言以性靈勝則近之矣而柿園集予亦恨其詞勝於意蓋於詩皆未爲詣極然循吏傳稱元彪父式雷素多病湯藥必躬調以進父患齒血出百治不效元彪呼天請代卽夕而

愈及其以拔貢爲海康知縣抵官日於城外飲陸公泉賦詩勵志颶風爲災元彪請發倉廩及軍需銀以賑府持不可元彪奮曰必待報可而後賑則我民轉溝壑矣專擅之咎某任之不以累公卽賑如法所活數萬人尋以親老乞歸父卧病不解衣帶者彌月父卒哀毀成羸疾然則虎文固孝子而良吏也嗚呼天下文學之士務自繪飾爲名聲及其施之事爲往往顚倒錯亂而無足觀而汨沒於貨利以自喪其守者皆是也至於門內之行求其誠篤而無憾蓋益少矣如虎文之行有本末又何必以文重而其文顧不愈重哉張氏永嘉望族而虎文世居郡城松臺里郡選舉志有康熙壬午舉人張式霈式霈子有乾隆丙辰舉人張元旭甲子舉人張元觀元

觀嘗爲國子助教亦能詩有順齋集于西莊嘗爲之序而今不可見矣虎文於順齋爲從兄而虎文爲雍正己酉拔貢子正宰副貢正甯拔貢蓋百年以來永壽人士能以讀書科第世其家者甚可慕也同治丁卯二月

跋謝坦齋詩文集後

先生名天埴字亦潛永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終河南杞縣武陟令包京之孫也郡志循吏傳稱天埴爲文如行雲流水而不言其有坦齋集包京兩雁山人集及天埴子廷與可堂怡集郡志經籍皆著錄亦無坦齋集予頃以蒐採鄉先輩著徐君蓮生從其友張君處得此本凡詩古文及令杞時官牘文字都爲一帙末有事實一篇載其在杞政績而邑人去思碑附焉集中文多近俗詩亦未爲深詣而沖和眞樸處乃有似元次山白樂天者志所謂行雲流水殆指其詩而言歟然予觀去思碑所稱先是治杞者貪歛則有私派征糧則有重耗供官則有行戶行市則有雜稅詞訟則有請託糧額則有

欺隱公愀然曰民瘠矣我不忍蹠此以自肥也用是一切禁絕而志亦稱其丁外艱歸卒門下士至不遠數千里來祭然則先生豈欲以詩文名者哉碑又言其祖兩雁以名進士宰武陽多惠政邑人爲立祠五柳集其後復入河南名宦祠而今郡志兩雁顧列義行傳不言其宰武陽事則志乘之所遺者多矣兩雁集自怡集今皆未得見僅於徐君得見此本亦殘蠹損矣因爲擇其雅潔可誦者別爲一編錄而存之先生詩文雖非其至而祖孫先後繼爲循吏有惠澤於民如此則其文字不尤可寶貴也哉此本題曰謝坦齋集而去思碑言先生號尋齋皆郡志所未載也同治丁卯二月城南鐵廬

董比部所藏亭林先生大像跋

亭林先生小像卷在慈仁寺者顧氏家藏物此則洪洞董比部麟所藏朱埜雲筆蓋就小像展拓爲之其筆墨不及顧氏卷之精而儒重秀偉之氣令人肅然矣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先生之生辰鮑子年侍讀集同人致祭於先生祠堂而比部亦移奉此像於慈仁寺之北堂同人皆得瞻仰焉先生之卒於今垂二百年而其遺皃之傳猶令人敬愛思辟咡請業於其旁而不可得蓋古之正人莊士其有遺思於後世類如此也於是同集者無錫秦炳文儀亭洪洞王軒霞舉番禺許其光涑文壽陽閻汝弼夢巖河間王應孚信夫樂平汪元爵泉孫無錫孫勳烈伯瑜天津徐士鑾苑卿丹徒戴燮元肖

鹽山劉淮焴星岑仁和王堃小鐵上元端木埰子疇涇陽張師劬念慈瑞棻孫衣言勤西及比部之弟文燦芸龕凡二十有五人而衣言復爲之跋

書王顧齋西山游草後

咸豐己未六月予自內廷出守安慶於是予友王定甫戶部林穎叔工部皆直樞府恐予有失職漂搖之感思有以慶予者約為西山之游連騎至碧雲寺卧佛寺反碧雲宿焉夜深人靜泉聲自後山來穿庭而出終夜潺潺不絕予與定甫穎叔一燈相對各為歌詩以為笑樂予謂定甫穎叔曰我與若徜徉乎此間則形骸同肬贅衣冠固桎梏也而一官之升沈近遊又何足以云二君亦洒然自失然次日皆以事下山不能極其幽勝矣又十年而予再至京師每望西山未嘗不思碧雲寺也已而與故人王兵部霞舉相見霞舉出所作西山游草以眎予則予所願游而未極者皆在其詩中予乃思碧

雲尋尤甚而又竊歎霞舉雖爲京朝官獨能飄然爲方外之樂異於世之彯纓振纓逐逐塵中以自汨沒者予見霞舉而益不能無思於定甫穎叔也至其詩琱琢奇偉則杜子美入蜀以後數百年無此作矣霞舉之友許甡居海秋將刻而傳之予因書其後以還之時同治七年在袁氏居書於是予將南歸行與西山別矣

杜清獻集跋

往歲予在杭州爲[illegible]嚴正亨班索求杜清獻集幾一年不可得今春予與予[illegible]而予同年御史錢梅庵桂森實之[illegible]書問以清獻[illegible]有之亟取以眎予莊予甚喜旣手錄副本因復求予書其後曰清獻當南宋理宗之初崎嶇侵削之餘民[illegible]而財盡兵弱而敵強其勢固無可爲矣而清獻以疎賤新進爲國昌言凡宮府內外是非邪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忠冊古諍君必欲使宋易危而爲安易亡而爲存者而當時史臣亦謂其五河之役卒抗元兵而邊將孟珙等亦皆洗心聽命則可謂用之而効矣使理宗早聽其計而鄭清之史嵩之等羣小人不相齮齕宋亦未嘗不可爲也然

則國家之勢苟未至如南宋削弱之甚顧一切置之弗為或反恣肆酷烈自速其禍豈不可惜也哉古今數千百年亂亡之數可謂亟矣然其所以由治而至於亂由亂而至於亡則漢唐宋以來未嘗不如一轍余讀清獻之書所謂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至於言賄賂之弊則以謂旁蹊曲徑競致奔趨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刺探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而論臺諫之失職則又以謂迎合時好循默備位自壞紀綱徒塗耳目其言當時禍敗之診若南宋猶尤甚者然試由宋上推之以至漢晉由宋下推之以迄遼金元其標季潰敗之政蓋未有不出

於所言豈天之將亡人國則必先奪其鑑耶抑人君狃於治安習於淫佚戒懼之心日少嗜慾之蔽日深其顛倒昏亂必至於是耶嗚呼豈不可危也哉然予以謂理宗之時宋雖已危而猶有骨鯁幹略之臣如清獻者感慨憤激維持補救於其間而理宗之於清獻雖其英斷不足以用之而始終敬信亦誠有庸主所不及者使後世阽危之際遂無清獻其人或僅有之而擯棄摧抑惟恐不及則其取禍更何如耶此尤可危之甚者矣嗚呼以清獻之賢當時之人至方之司馬文正而清獻之自命亦實有不在文正下者文正當仁宗之盛卒能以道輔成元祐之治利澤在生民威名震敵國而清獻當理宗之世未能少究其用至於爲相僅八十日而覺人才之

幸不幸不能相强固如此耶而猶幸其遺書之存可以考見其深謀遠慮忠言苦口之大略使後世之人主知當無可爲之時苟得其人未嘗不可以有爲而獨患一切置之或恣肆酷烈以自速其禍也然則治獻之書豈獨南宋一時之言也哉同治戊辰書於京師

書袁端敏公年譜後

嗚呼自　宣宗皇帝之季至於咸豐庚申辛酉二十年閒單旅之禍可謂亟矣洪秀全發難廣西以祆神夷鬼之教驅脅死黨軼出桂管順流而下不半載破荊鄂據金陵南極閩嶠北驚帝畿而苗沛霖張隆張樂行以淮北亡命無賴挾鄉里羣不逞之徒抗官剽劫禍亦擬於秦晉齊魯犯畿輔當粵賊之熾跨據江表建立名號盡有財賦之地幾成割據之勢疑非淮賊之所敢望然金陵窟穴用兵十年遂無噍類而苗張遺孽後七年乃滅何戎功之遲速殊耶則所以治之者有不同也昔者聖王之於民盡心焉爾矣爲之田里以贍之爲之庠序以教之爲之禮樂以養之其於晉民若惟恐拂

其性而傷其生也而其不率我教則刑亦隨之故有五禮以章德則曰天秩有禮有五刑以討罪則亦曰天討有罪皆所以奉天行事而非吾之有所私也兵者刑之大也刑以禁奸邪兵以禦强暴所謂天之事也後世教民之法一切盡廢固不知所以爲禮又其甚者至於刑不足以示警兵不足以示威夫至兵不足威則天之予我以權者幾無所施而天子奉天之事廢矣嗚呼其將何以振哉當粤賊之變合吳楚數省之兵竭天下之財力以攻一城其於三代之用兵不知何如而志在戡亂則猶先王用刑之意也至於淮賊之亂始有撫之一說而刑罰之權弛矣夫撫之爲說古人有用之者用之外國漢文帝之於冒頓宣帝之於呼韓邪是也用之中國張

喬祝昆等之在交趾是也文帝之時漢之始興宣帝之時盛帝兵威極盛之餘也張喬祝昆之定交趾非頑民之好亂者於州縣之虐而欲自救其生者也方興極盛之時彼猶知我之兵力足以滅之而有餘而民之逼迫於州縣則如嬰兒之見苦於姆傑號呼以求慈母此固可以一撫定也使其為天下之亂民方謂我法之不足畏而夷狄方有輕視中國之心乃欲苟且以出於撫之一說則其禍必不可救靖康建炎之際李綱宗澤趙鼎韓岳諸將相皆可以有為而宋之徽欽高宗為女真所脅遂出於苟且江淮之賊盡亦屢撫而屢叛此其效亦可覩矣無他漢之不肯用兵者仁愛惻隱之心也宋徽欽高宗之議和曹文詔等之用撫畏葸苟且之計也出於仁

愛惻隱其用心可以屈夷狄感異類而出於畏葸苟且則五尺之童笑之矣豈徒如此而已哉忠義之氣君父之仇雖甚亂之極而其蘊結於中者不能泯也吾不能用其所不能泯而以畏葸苟且之說倡之於上則於懷忠義以報君父者必百計以挫之民知其氣之無可伸也斯亦已矣一旦有事而有求於久受折挫之民則勢必無及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而中興宋徽欽席累世之業撫禹甸之地而社稷移於一朝此何故哉嗚呼豈不可危也哉夫粵賊之亂今日已無事矣使其當長驅乘勝王師屢挫之時按兵不動僞爲求撫當時必有墮其計中者則粵禍至今未已可也苗沛霖之初起即盛兵以折之其滅於咸豐三四年間亦決也治粵賊知其必出

於戰而於沛霖尅其或可以撫故其成功之不同遂至於此皖北之亂吾所目擊也張隆張樂行之徒當時將帥皆謂苟且可撫而賊不能隱忍以誤我旋撫旋叛幸而速滅沛霖以陰狡之性介於官與賊之間者將十年當時之議且有以不能急誅沛霖議公者及見公之章奏則知當時皖中兵食盡操於某帥之手公孤罷疲之力固有不得爲而其苦口以言於

上及密謀於楚帥以誅之者固策沛霖之必叛也其後沛霖果叛果即誅死蓋惟知賊之必出於叛則吾亦不能不眞出於戰眞出於戰可以殺[illegible]丁亦遂無不滅之賊嗚呼兵者刑之大也天下事固有必出於戰者而謂可以畏葸苟且之覓行之也哉

書袁端敏公上科爾沁親王書後

予編端敏公年譜既得盡見公之奏議復取其在軍中與同時大臣書牘閱之其與胡文忠公李忠壯公及今相國曾公書皆深得當時大計至讀所上科爾沁親王書謂王之威望一時所仰關係全局安危不可輕試以損威又以王之初出欲移軍北路以輔之嗚呼何其料事之明爲慮之遠也夫當發捻北犯河南山東震驚畿輔　天子出親王經略之欲速滅賊耳而公以謂不可輕試吾顧謂其料事之明爲慮之遠者非謂王之不足以平賊而謂賊之不足以煩王也夫捻賊以閭巷無賴之徒以焚掠爲生以殺戮爲事其悍虐不足自固其苟且非有遠圖而其飄忽輕浮之性亦非可以兵家

之常理治也使其初起朝廷不設於一切招撫之說誠得三四悍將精騎一二萬人與之追逐索賊蹤跡使之不得休息彼自土崩瓦解之不暇豈真能爲中原禍哉王以肺腑之親居藩翰之重自海上事起而忠誠果毅之効已爲中外所共知庚申之變　廟謨未有所定奸臣陰挈其權要地利以資敵國賊民持久以洩兵謀至於一蹶不振而豈王之過哉朝廷以爲海上之事不復可爲遂出王以當狂寇而豈知王之威望宜令之守不宜令之戰宜令坐鎮根本以爲深遠之慮不宜令逐利遠出以求疆場之功也及王既出山東蕩平沛縣授首而王卒以身殉之此豈非所謂輕試以損威者哉蓋公固慮之矣今日事變所遇如癰疽之據於腹心非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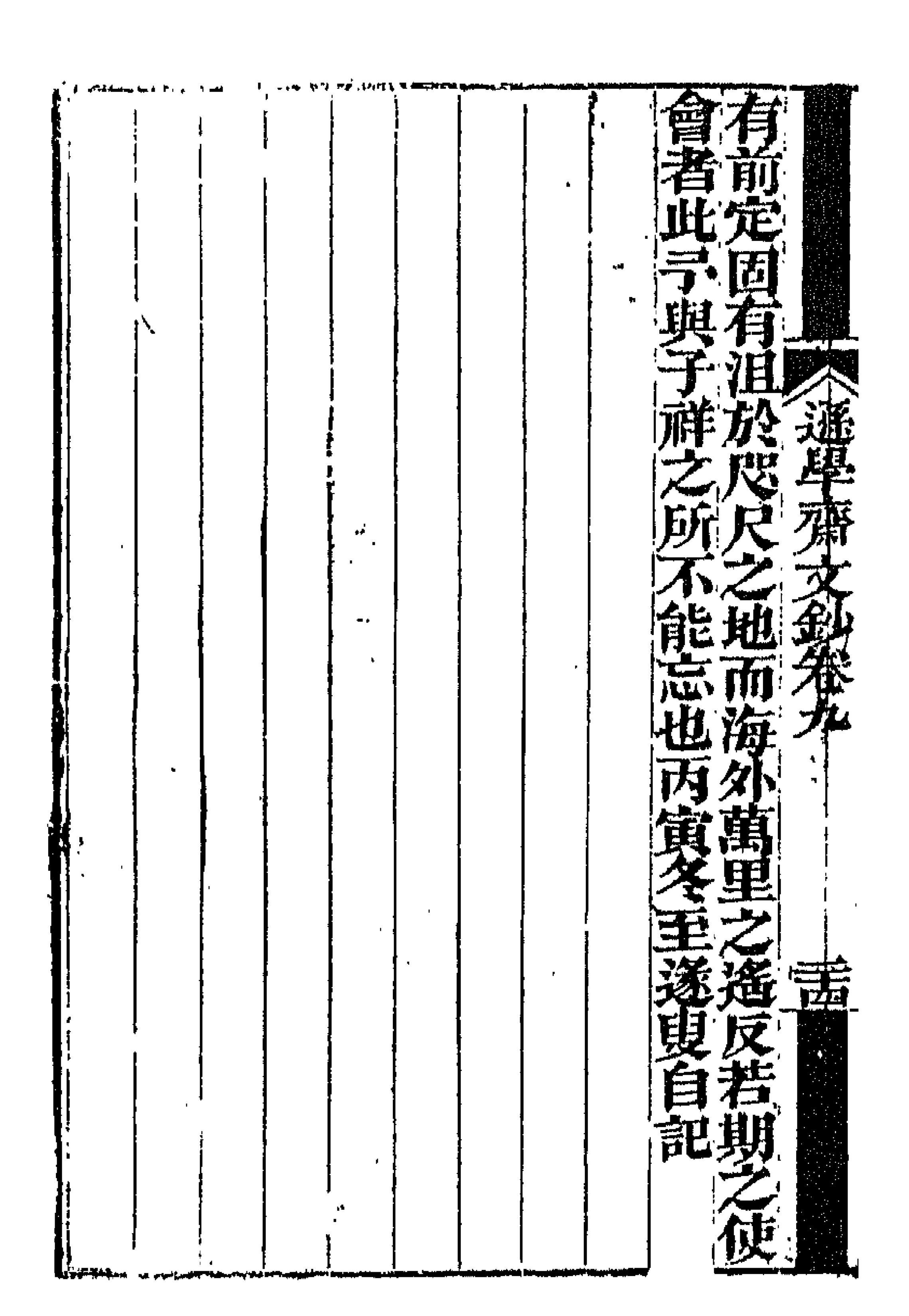
壽藥之所得施而有萬不得已之策焉一宜建藩遼瀋以用東三省之勁兵一宜建藩雲代以撫內外蒙古之屬國此二藩者其形勢足以爲京師之護衛而其人之驍健趫捷亦敵國之所無也得親賢以樹虛名得忠誠果毅之大臣以求實效而國家磐石之勢隱然復有所託王之既亡則無以爲股肱之寄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至公所請移兵以輔王者其慮又有深焉蓋王之忠誠果毅人所不能及也而其短頗在於用人方王之用兵於直隸山東人皆知王之身先士卒也皆知王之絕遠貨財也而所部諸將則有擇便利而遺王以危者矣有通賕賄而借王以市者矣王之所謂腹心爪牙大抵期門羽林之俊耳士人則少矣通古今知大誼者抑又少矣

夫所謂豐沛子弟南陽帝臣豈非自古興王之資哉然嘗其籍王氣之方盛同起患難之中閱歷險阻之餘其志氣清明其精神淬厲固自材之可用也至於富貴易而驕生居養優而志情而狃於曹伍習慣之見者又不知充之以問學開之以師友則其才之稟天而特出者亦往往而難矣慶王之用之亦不過以為平生游舊蹤跡習熟豈眞有聰明才力足以當王心者哉國家之制八旗子弟皆爲設學所以培養世臣爲萬年之慮至深遠也而其弊何以至於是耶而王顧不博求以自助耶公既爲書以諂王又言於　天子欲移師以輔王誠使公在左右其肯聽以中外仰望之身赴蚍蜉蟻子之賊也哉此吾所謂料事之明而爲慮之遠也夫國家之特

者世俗以爲禍福休戚之與其也而苟無學以成其材則所謂禍福休戚將有不暇與知者矣然則我之深感公書又豈獨爲王惜也哉

重談瀛海圖跋

同治乙丑仲冬予主講紫陽書院以冬至日來杭州而琉球門人東國興奉其主命迋封京師後予二日至杭來[illegible][illegible]書院於是予與子祥別二十有二年矣初道光庚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四人奉　命入學予官國子監爲其教習者四年其後咸豐丙辰門人阮宣詔勤阮爲其國貢使至京師來謁於澄懷賜園時予方官翰林直　上書房子祥之來則予方奉諱家居其勢無繇相見而三日之間先後皆抵杭州固非意料所及而此後之再見與否則尤不可以豫期也始予爲教習嘗有海客授經圖以紀其事一時士大夫題詠甚衆今既與子祥別乃復召工爲圖命曰重談瀛海以見人生離合之數皆



有前定固有沮於咫尺之地而海外萬里之遙反若期之使會者此乎與子祥之所不能忘也丙寅冬至遜叟自記

王定甫詩跋

此予友定甫通政出都留別詩以寄趙給諫元卿者乙丑冬予在紫陽書院定甫假歸桂林過杭相見出以示余因索得之咸豐五六年閒予直 上書房定甫亦直軍機定甫每入直即過予所握食留談藝歡甚予與定甫皆不能與時俯仰定甫與人尤少所可意定甫卒以言事去官將出都定甫既自爲詩元卿及諸君子復賦詩以惜其行儼然范希文司馬涑水去國時也可謂甚盛而定甫方欲爲廣州之行予甚欲尼之謂定甫曰如定甫者異時豈可不爲國家之用然益當愼心志遠勢利君少有不愼則此詩及元卿諸公之作何以自信於後世哉定甫頗以爲然出此見贈而別書以寄元

鄉元卿名樹吉亦予同年爲諫官有聲尤深於詩送定甫詩三章尤人所難言也丁卯七月之望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十

跋黎刻水心先生文集　跋今本水心文集
跋錢楙莪所藏抄本杜淸獻集
跋邵員外手書詩冊三首
跋翁叔平庶子所藏寫本許及之集
跋劉練江先生會試硃卷後
跋丁中丞所藏劉給諫集抄本
跋陸存齋所藏抄本浣川集
跋抄本戴文子浣川集
跋固始周南屏鐵衣吟草

霽山詩跋
書孫歡伯大令母王宜人行述後
跋懷仁聖教序
跋曹文正公自書所作詩後二首
元祐五年陸松書達摩論經卷跋
沈樞仙巖題名拓本跋
書王阮亭古詩選後　書海峯姬傳所閱古詩選後
書姬傳先生今體詩鈔序目後
題祝京兆草書卷　書張敬堂所藏漢唐帖後
跋曾文正公書勤廉敬恕四大字後
跋文正公書杜詩後　跋畫梅花

書姚慕廳詩後　兩烈婦碑跋
題馬生其昶文卷　書程琢堂詩後
書郭慕徐芹曝錄後　書王秀峰時文後
雉舟酬唱集跋　書玉山草堂集後
書周忠毅公墨迹遺卷後
跋抄本吳彥匡花史後　書劉炯甫詩後

遜學齋文鈔卷十

瑞安孫衣言劭聞

跋黎刻水心先生文集

水心集陳氏書錄解題不著錄者二本一本二十八卷拾遺一卷一本無拾遺陳所稱淮東本也二本今並不傳正統戊辰章貢黎諒公允爲處州推官時所刻本自言幼時嘗讀先生策場標準集及官括訪求遺集所得曰文粹曰葉學士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合之所謂標準者其總目有四而自爲編次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文集然則明時先生傳本尚不止一種而公允重刻輕爲變亂又不能標別其文之原在何集使後人略識舊本梗概此

爲可惜然觀所載宋趙汝讜序謂集起淳熙壬寅又曰一用
編年則先生集汝讜所編者實以年爲次而公允所稱前三
種何者爲汝讜編年集今亦無可考又嘗見黃東發日抄有
讀水心文一卷所錄目次與此本迥異然亦分類豈宋時所
傳二本之中固有分類之一本耶抑趙蹈中序所謂編年者
特於分類之中略寓編年之例耶惜不得宋本一覈之也此
本卷首標題皆曰水心先生文集其下皆有前集二字蓋以
別於後集似公允已并後集刻之然後集他無所見而予嘗
得水心別集十六卷習學記言五十卷皆藏書家寫本別集
多論時事今間有見於此集者又有讀經史諸子二卷而公
允訪求先生書時不言有別集則公允或未之見抑明人剞

取義論之文以便科舉而更目之曰策場標準耶未可知也至習學記言實皆考論經傳子史之詞而公允採書時亦嘗有此則亦未見其書矣水心先生之文在南宋時最為世所推服殆與歐陽蘇氏比並而其門人編定之本至明時即為人所竄亂文字之獲傳於後誠難矣哉予求公允刻本數年未得前歲在杭州借得丁君松生藏本亦殘缺今於同年錢侍御桂森所見此本獨完善乃以所藏乾隆間葉氏後人刻本易之以歸蓋汝讜編年集既不可見黎氏此刻乃獨為舊本也戊辰七月京師袁學士寓居

跋今本水心文集

此本刻於乾隆乙亥學使雷憲副鋐得黎氏殘本於蔣氏族人以屬教授王君執玉爲求善本重刻之其卷帙篇第一仍黎氏之舊而易其卷首標題曰水心文集去下方前集二字又黎本有總目此本有子目爲小異而黎氏本其自跋下一字系於趙序之後字亦略小蓋以示謙而此本乃悉如其舊爲非是至集中銘墓文水心往往自書作文年月於篇末此本間脫漏趙師㚟墓銘則竟削去之蓋以師㚟小人水心不宜予以文耳然刻古人集固不宜輕有所棄而以水心意氣之盛自處之高師㚟又同時誠使其才能政事一無取水心必不諛之以文且雞鳴狗吠之事周密齊東野語固謂其以

撻武學生怨家搆成之非事實然則師纍固不若是之甚也而又何嫌於水心之文哉今此板尚存葉氏予去年在紫陽書院嘗攜一本置行篋中因從丁君丙借黎本校之補正百餘字今年在京師復於廠肆購得一今本而同年錢穉庵侍御乃有黎氏本予以為此我鄉先生書請以今本易黎本侍御不予靳也乃書數語以歸侍御戊辰七月望後一日夜二鼓

跋錢穉菴所藏抄本杜清獻集

杜清獻集予在杭州求之二年不能得今年至京師求之廠肆亦無有以問同年錢侍御穉庵穉庵有之亟假歸屬台州友人王子莊彝爲副墨圖刻之台州而以此本反錢氏清獻在理宗時嘗以司馬文正公自命而其時人亦比之文正今觀其立朝議論與夫措施政事之大體其恢廓俊偉視文正誠爲無愧而卒無救於宋之亡何也嗚呼自古及今何嘗一日無才而遇與不遇士亦豈能自主哉

跋孫員外手書詩册三首

位西員外詩二十一篇道光己酉自手書以貽方君勉甫咸豐戊午予直書房居澄懷園勉甫以相示予為題詩其後今忽遂十年矣道光二十一二年予初至京師位西與予同居項凡山先生皆以博聞好古相愛故予知位西最早然方以從事科舉未敢親位西及道光之季予與王定甫戴存莊輩稍稍為古文詞時一見位西然終不敢以所作示位西而位西顧知予其賀予入翰林詩極良友鑄切之意蓋相愛甚至咸初位西以中書直軍機處歷刑部員外郎深識偉論往往驚其儕輩朝廷出宰相經略廣西位西決其十不可語尤駭人大臣某惡之會河工需人即以位西名上位西得東河而

位西母已老遂奉以如工次已而粵賊渡河北犯遂言位西守不力鐫二級能去位西飄然歸矣咸豐己未予由安慶引疾歸位西在杭州未能一相見明年杭州陷位西遂及於難位西自重守古誼固宜與流俗不相中而天之阨之顧亦如是哉今年春予重至京師見勉甫問位西詩勉甫復因此而予至不忍視雖然位西雖遭寇亂死然竟能以名節自完可傳於後世而當時所謂大臣擠位西以至於死者今亦果安在哉嗚呼此不足爲位西慨矣獨以予之無似承位西相愛之深而自顧無所樹立猶多有愧於位西之言此可歎也戊辰七月十八夜半書於雙樹齋

右凡詩三十有四篇位西自書以貽沈尙書者今亦爲勉

甫所教在西既沒於城中其平生所爲文字並稿皆不存
亂後其友今相國湘鄉曾公張君鼎爲君均儒搜輯散佚僅
得十之二三今可見者儀禮通論上卷古文三十餘篇詩若干
首龍府刻之淮安其讀書日記所謂忱行錄者丁君丙刻之
杭州而予所見尚書大意遂不可得詩則僅此二冊及別紙
草稿不及百首頃聞朱修伯學士云亦嘗得其一冊有詩十
餘篇又爲甫言其交人處亦尚有詩十餘篇大約百餘篇而
已予於位西所著書最服其說禮之精博而詩古文之雅潔
超遠自梅先生伯言孫待讀鼎臣外未見其比天既不能使
竟其學而其書又幾於無傳此可歎也古之文人如歐陽永
叔王介甫皆極遭遇之盛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歸熙甫之

徒雖坎軻抑塞未能盡其用而文字之可垂於後者固具在也而位西所遇如此然則士之抱道績學欲託文字以自存者亦必視乎其世哉

別紙七言律詩三十首蓋位西感事之作其云柴扉道人邯鄲題壁者寓言也又一紙七言古詩三首有伯言先生湘鄉相國評隲語皆手書相國論詩之謹於此可見而前輩朋友之相愛好主於直諒鏃切而不苟爲諛亦殊非後人所及矣予既得位西遺詩欲爲刻之而未暇一日以語潘侍郎伯寅侍郎慨然任之因各書數語以歸勉甫俾爲別爲刷本致之伯寅位西詩或不至於遂無傳矣七月十九夜半

跋翁叔平所藏寫本許及之集

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撰定爲及之作援据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以字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鈞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商學校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鏞而次夔近釋了屆致敎參孫發蒙綸經指從糸旁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未及深考因以爲綸作而校修四庫書者亦沿其說耳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此必宋刻舊題今撫拾殘賸編爲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

欽其年故但有詩而無文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甫者矣四庫書目又言其爲詩瓣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奡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爲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乏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四庫本今年予在京師居南横街同年袁筱隝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時帆祭酒詩龕所藏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爲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深甫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頗爲可駭然頗記周密齊東埜語言趙師羼許及之諂媚侂胄之事

賢怨家惡之不免深信侂胄盛時吾鄉諸正人如徐子宜陳止齋薛象先陳詩南點皆遭貶斥而深父乃反擢官晉參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士急功近名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甚耳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臨清舟中書

跋劉練江先生會試硃卷後

此寶應劉先生永澄萬歷辛丑會試硃卷同治己巳予在金陵先生八世孫恭冕以見示卷式視今鄉會試謄錄卷無甚異而每紙二十八行無横行卷前後印記所列同考試謄錄對讀官諸銜名與今闈卷亦無甚異者明時鄉會試皆分經取士而會試如今順天鄉試分天下爲南北中卷歷天蘇松諸府爲南卷今以校卷首印記皆合第一場四書義三易義五第二場論一擬表一判五第三場策五而明史選舉志言科場定式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判語詔誥表内科一道與此不合豈定式有時不盡用耶士子試三場二十藝皆善然後得舉可謂難矣惟分經事若易然然

使學者得耑治一經意最善蓋本朝乾隆間此制猶在也同考官用藍筆考試官用墨筆亦與今制無異而卷首所列同考至五人考試官乃止二人同考官五人贊善一人編修二人檢討修撰各一人而考試官二人皆侍讀學士明正德以後會試房考十七人用翰林十一人故翰林官獨多而易故四房後以卷多增一房故五人也然明常以閣臣主會試以諭德一人副之而此科主試二人皆讀學則故事亦不盡用耶考試必用部院堂上官往往衰老而意事明之制蓋不如是也同考官五人贊善一人獨別列在前疑其爲本房而其四人者修撰乃在末殆所得房考之次第房考之次第今常以掣籤定之而不論官階蓋明制已如是耶而餘四人者亦

與閱卷有評論語豈同經房考其職固爾耶今鄉會試以一人主一房而會試典試必四人明之制亦不如是也先生既第進士僅得爲順天教授遷國子學正以去崇正時起爲兵部主事亦未上與高忠憲顧端文文肅劉忠端諸公友善相厲以風節事皆具明史而此卷之儀式有足以資考訂者予故備識之抑予讀先生與林廷機書以謂塞蹇諤之路務容容之福甚深歎明之所以亂亡實在於是而自古亂亡之禍亦未有不由於惡直言者嗚呼危矣然先生所對策第一篇與終篇皆直攻神宗之失其言宦官之害與開採榷稅之患語尤激切則明之言路未可謂盡廢也夫朝廷方惡直言而試士發策猶以時務爲問士之有志者猶敢直言得失則

明之制爲猶善矣己巳八月

跋丁中丞所藏劉給諫集抄本

此豐順丁中丞藏本予假得之以校所藏給諫集舊抄本中丞本蓋與予所抄本同出一家其訛脫及脫改處大略相似舊不如舊本之善而亦有可互相補益者且間有新舊本皆誤獨中丞本得之者以此知寫本書非多得數本無繇是正也予既取以校所藏兩本復爲中丞本校補一過大約以舊本爲主而文義可通者則兩存之庶使昔賢遺書多一善本予聞中丞藏書甚富宋元以來傳鈔祕本幾近二百餘種如能倣毛子晉鮑以文故事合而刻之爲一巨叢書則豈徒藝林之幸將使前人文字在若存若沒閒者有以赫然著見於後即中丞與之不朽矣同治庚午

跋陸存齋所藏抄本浣川集

此吾鄉戴文子集寫本吳興陸存齋觀察所藏存齋嘗於藏書于蒐訪鄉先生集往往求之存齋存齋所有者不予浙迄存齋既以此本假予錢唐丁松生大令丙復以文瀾閣殘本見寄蓋存齋抄本亦出閣本故閣本訛缺者存齋本亦然而閣本較善因并為存齋校勘一過而還之惜閣本自卷四至卷八皆缺未能悉正訛誤其確知為何字者以予意記之上方云某當作某而已存齋方銳於購書孳孳求善本校之於此集乃為無恨耳同治庚午五月二十八日記於金陵倉巷寓齋

跋抄本戴文子浣川集後

戴文子集入閒絕少傳本閒本從永樂大典採出次爲十卷今年春吳興陸心源存齋以所藏寫本見寄既借友人爲副墨而錢唐丁丙松生以文瀾閣殘本寄示因取以校寫本脫文瀾閣本缺第四卷至第八卷未能盡正訛誤間有可以肊決者則別記於上方曰某當作某而已文子從葉忠定爲文詞之學故其詩特矯健文亦極似忠定然徒用力於字句琱琢而理不足以植其根氣不足以爲之運故遂去忠定遠甚予之所賞獨定海雲雩廟記王次點東嚴記諸篇而已駢文最爲用心而其病亦猶是也抑予思忠定嘗語蜀僧居簡云林下名作將垂不朽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忠

定不苟為文如此文子親受業其門而集中乃多貢諛權臣之作何其不用師法耶無異乎為後世所詬病也然則吾輩欲以文章稍稍自見顧可以不慎也哉同治庚午六月二日大熱中書於金陵倉巷齋

跋固始周南屏鐵衣吟草

南屏周君以謫至瑞安館嶼頭林氏垂十年余戚林君若衣每爲予言之同治三年予備兵廬鳳若衣亦來爲蒙城令則聞南屏化去已久而有子春暄方仕蒙亳間今年冬春暄自皖來此夜訪予於倉巷寓齋出君所爲詩二卷見示則春暄方攝令全椒以軍中功閥累遷其官且將爲太守矣君負才能文稍稍不自拘檢至以場屋事獲咎遣戍而其獲咎之由蓋有出於不得已者此天之所以獨庇其後也春暄兄弟皆以壯年仕宦而春暄仕尤遂則所以顯親揚名以大慰君之志亦豈獨恃此詩之傳哉春暄其勉之矣君在瑞安久其後遂歿於林氏故集中詩大半在瑞安所爲予方蒐輯永嘉集

蓋有取於君詩而他日為郡邑志者言羈旅之賢其亦不可以遺君矣君詩嘗得其鄉人刊於蜀中已而板燬猪喧既至全椒謀重鋟之而乞予為之序故為書數語於後時同治庚午治城山庄

寶山詩跋

寶山名惎江甯駐防旗人其詩今體勝於古體五言又勝於七言如詩曰一龕人意懶落花滿地燕泥香我來蒼靄外僧指翠微中僧歸黃葉逕樹杪夕陽山時有桃花落方知澗水遠有書關塞杳無地稻粱肥皆清警可誦予同年進士湘帆太史毓昌亦江南駐防治經能文尤喜許氏之學著書數種亂後略無存者而君子某獨能抱君遺詩以乞序於予於是益爲湘帆歎矣同治庚午治城山莊

書孫歡伯大令母王宜人行述

歡伯仕浙甚久予每從士友便坐閒見其書法甚善而未識其爲人前年在京師偶得杜清獻集抄本以示黃巖王子莊使錄副攜歸台州謀刻之次年子莊書來云清獻集已刻竣工任其費者我黃巖令君則歡伯也予於是益知歡伯去歲十二月子莊將之京師先過予於江甯以歡伯所爲其母王太宜人碑銘事略見示屬爲之題跋蓋太宜人常湖名家子幼通詞翰及嫁孫氏事祖姑能盡其孝相夫能致其誠夫卒又能教歡伯使有成立及杭州之再陷太宜人竟不得出以罵賊遇害此歡伯之所深悲也然予思是年八月吾甌奸民之亂吾家實先被禍先大夫與先太淑人倉皇避賊與太宜

人所遭盡無甚異吾父母特幸而無恙耳此予之所不能無感也子莊又言徽伯宰黃巖首以計盡殲岐田賊逆鋤去奸民之爲暴鄉里者黃巖之民始得息肩又改九峯寺爲書院購書數千卷藏其中俾好學者皆得借讀士或遊杭學徽伯必月致薪水費其應禮部試徽伯必厚資以行黃巖科舉久不振庚午鄉試榜出黃巖獲雋至九人徽伯聞報餘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莊爲予言徽伯事甚有味予謂徽伯視黃巖之事如其一身一家之事故休戚相關切如此吾甌庚申之亂首事者不過七八奸民耳使當時郡邑大夫有一人如徽伯何至糜爛其民延禍至於數月之久哉此尤予之所不能無感者矣詩孔子言卿大夫之孝而引詩所謂夙夜

匪懈又曰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歡伯之治讀嚴其勤劬已
事如此其爲邑人士所喜如此可謂孝於其親矣然則太宜
人又何憾焉予故樂爲之書非徒以慰歡伯又將爲官於吾
鄉者勸勉之也時同治十年辛未正月書於金陵

跋懷仁聖教序

平生所見聖教集字雖形體具存而每恨其枯槁所謂刻殘字細者也此帖波磔精絶而姿韵流溢其爲數百年前舊拓無疑可寶哉昔王元美既得定武蘭亭復得此帖深以自詫不知元美所見之本更何似也爲之神往于思唐時釋子多精八法高閑懷素幾於淩轢千古懷仁徒以集右軍遺蹟偃然伯仲其閒然則成天下之善者亦何必皆自爲之也哉同治九年二月

跋曹文正公自書所作詩後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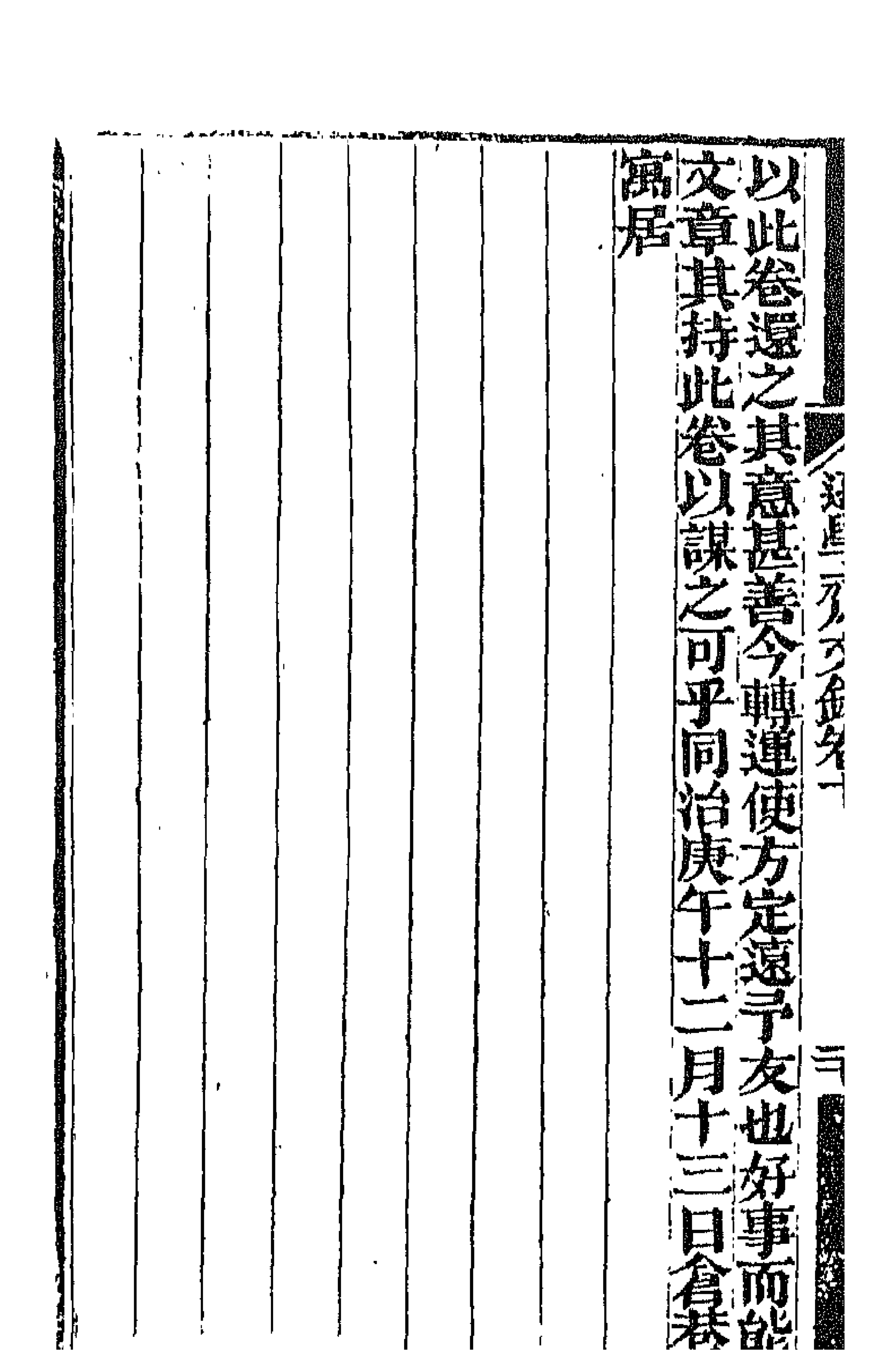
詩凡五十三紙錄曹文正公小楷自書以呈其座主覃溪學士其經覽識則改定後復書以呈而學士又為加墨也詩皆當時臺閣體不為佳而書法特穩秀六十餘歲人猶能作此殊不易及覃溪在當時固為老宿而文正已為宰相猶勤勤以文字求正如鄉曲子弟學究亦抗顏為之鈎抹塗改或直攻其疵類不少假借前輩為學不自滿假而師弟子之間誠意相與如此殊非後人所及矣

予聞文正在政府時　宣宗眷注甚厚而文正謹謹務持大體軍機考試僚屬例糊名而文正務取人望往往其人可用輒不為上所錄必力爭用之及其將卒也先自定其時

刻遺疏千餘言手自繕稿附摺至十餘件皆當時切要事務於戲承平時宰相識度過人如此然則此數紙又豈徒文字之可玩也耶壬申九月之望

元祐五年陸松書達磨論經卷跋

此卷舊藏揚州平山堂阮文達公家物也平山堂爲歐蘇二公遺蹟嘉慶丁卯六月二十一日歐公生日寺僧邀客爲壽文達因以此卷施之以謂爲其與蘇公同時楷法最精且屬寺僧歲歲爲二公舉此故事蓋文達自記如此亂後此卷爲李太守某所得今年太守至秣陵出以示予予謂陸松此書往歷賈儈肯非予所能知特以文達所藏又在歐蘇舊遊之地宜爲名人勝士流觀護惜卷中題識自嘉慶丁卯至今無慮三四十人前輩中予獨識前懷慶太守汪君孟慈最後黃雅州所記十八人則太半爲予雅故而回首京洛亦復渺若天涯又何論文達何論歐蘇二公哉太守爲予言侯堂復時嘗



以此卷還之其意甚善今轉運使方定遠予友也好事而能文章其持此卷以謀之可乎同治庚午十二月十三日倉耕寓居

沈樞仙巖題名拓本跋

沈持要重修南塘事止齋先生爲之記在淳熙十四年三月記云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成蓋塘甫畢而此刻云丙午十一月則始事之次月也記但云公與通判及兩邑大夫而已得以考見名字賴有此刻陳永嘉令劉瑞安令與通判周价皆見郡志職官而皆不著其字兩丞則并其名逸之矣偕行八人皆郡邑士大夫或亦與築塘之役記所云郎里居謀殆謂湛耶張才卿爲忠簡公次子謝天錫謝雩沈季豐皆見郡志而天錫季豐亦賴此以知其字高子莫林思純則郡志所不載也甄艮友亦無其人而選舉志有紹興甲戌進士甄龍友今按其字則艮友卽龍友也龍友之字亦獨見於此耳古

人於所游歷往往磨刻巖石書姓名豈無所爲而然也哉披記所言塘盡久壞屢議修而不果至沈公遂以半年之閒成之可謂敏於事及覩此刻則知其所由速成而不費者亦躬親其勞故也而又能與其僚屬及賢士大夫覽登山水託於文字以垂後世則其志趣閒遠亦可想見風流太守非俗吏所能爲也今沈公所修遺跡不可復見而自瑞安以達乎郡民之出乎其途者猶若履康莊蓋公之澤遠矣兒子詒讓游仙巖嘗爲拓一本予旣深慕太守之賢而又喜其字法勁整有似顏清臣或止齋先生爲之書耶恨未得先生它書以證之也同治庚午人日書於金陵冶城山麓

書王阮亭古詩選後

每讀古詩選即疑漁洋論詩意主清遠而淵穎詩多不載何以漁洋篤嗜如此王子秋再讀此選始知淵穎雖有平實之病而隸事極詳贍音節極鏗鏘氣體極深穩與漁洋有相近者宜其好之深也益知古人文章流傳至今必有不可磨滅之故而古人有所論述以示後世亦必非專信已見而無當於人心之同然也未可以輕心掉之九月二日記

予此語未免稍阿漁洋究之覃溪以為可刪者是也丁巳五月十九日又記

詩至道園渾化極矣立夫乃以全篇排偶行之句句劈實殆欲變而自為一體然恨未甚熟若真到成熟時似亦可衍韓

蘇未竟之緒漁洋取之或欲示人以變亦未可知丁巳五月二十三日鐙下又記

書海峯姬傳所閱古詩選後

此本從林穎叔樞部借閱穎叔又假之他人者其卷後有陳蘭祥跋云從管異之得姬傳先生評本以紅筆錄入又有名溥者記其後則云梅嶺君謂圈點多濫是劉海峯筆余旣逐錄三五卷按其所取多不中理非徒濫而已不但非姬傳筆恐海峯亦不至是殆淺人所僞託而其評語及間有箋記則皆精確有據決爲眞姬傳筆無疑也不欲中止故遂錄之終卷陳氏間亦自加圈點其失亦不免濫而其評語亦時有當者又其書爲翁氏覃溪刻本翁氏之論則精矣故并錄之以資參攷但恨不得眞姬傳評本一校正之丁巳五月十九日記

書姬傳先生今體詩鈔序口後

予謂五言當止於貞元七言當止於玉溪生宋當但取蘇黃放翁而以金之遺山附之乃能成一家之風旨示後世以涂轍阮亭能兼杜韓五言而惜翁不能發王雜家故阮亭真漢廷老吏也乙丑十一月三日富陽舟中記

阮亭五言不鈔王孟非無見也不鈔老杜則將置大小雅於何地耶又記

阮亭七言之取吳立夫亦非予所解又記

題祝京兆草書卷

香光居士謂京兆書如綿裹鐵如印印泥此作殆不盡然然顧華玉文徵仲皆謂其晚年狂放似徐武功此殆其晚境耶宜謙堂甚寶貴之卷後有翁文勤詩在壽春園城中作題額則馮代州筆也兩公皆舊時文字交爲之憮然同治甲戌

書張敬堂所藏漢唐帖後

同治甲戌夏間謹堂觀察持示漢碑篆隸各一同州本聖教序二漢之奇古唐之精嚴皆臨池家不可不歷之境竊歎壯年不學今忽忽遂六十矣腕力益退無能爲役獨於人事叢雜時輒一繙閱猶覺意愜關飛動也

跋曾文正公書勤廉敬恕四大字後

文正公書未嘗有法而嚴正秀偉如王商坐漢殿廷文忠烈見北使令人望而起敬中國鉅人固當如是世間文士但知弄翰墨爲姿媚不復讀書養氣眞無足觀此四字爲其宗人价侯廣文書尤宜爲我輩銘座因屬廣文鉤勒上石嵌置安慶文正祠堂俾諸同好甲戌長至

跋文正公書杜詩後

文正曾公書書山谷詩此書杜老五言一章亦爲伶侯作而其筆法仍近山谷亦平生剛毅正直之氣發於胸襟者自相似耳五百年後當與杜詩黃筆並貴天壤甲戌長至

跋畫梅花

放翁梅花詩淺顰常鄙桃李學獨立不容鶯蝶覘山礬水仙晚的出大是春秋吳楚僭餘花豈無好顏色病在一俗無由砭朱欄玉砌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放翁奇氣尤傲如此宜其常欲擐甲橫戈爲宋家雪百年仇恥价侯求陳太守畫梅求予題詩畫之美好予未能知而每讀放翁詩意輒爲之感奮因爲書之他日此畫以予書重以放翁詩重則予亦不能知也甲戌長至

書姚慕庭詩後

予與慕庭相識垂二十年去歲忽自江西來問所以則已掛冠矣予方謂慕庭年甚盛仕方遂乃能輕棄富貴心甚敬之既貽詩二章尤清麗拔俗予初不知慕庭能詩不謂其工遂至於此數月後又以詩一卷見示予雖愛慕庭詩以官事冗褋竟未及開視既得交代清坐頗閒試取讀之愈讀而愈不能已乃竭半日力讀之終卷並爲點定慕庭詩於鮑謝子美退之義山山谷蓋無所不學而其沈思遂慮獨異於人人則似有得於君子之道宜其未五十而棄官如敝屣也予今年六十一方將入覲 天子出事大官所愧於慕庭豈獨文字間哉乾嘉以來詩人清麗深厚無以過於君家惜抱而君詩

之洸鍊峭拔則又出奇於惜抱之外非家學所能囿也惟近作數首乃似過趣刻削如江通湖水白樹補遠山青語豈不工煞如此摹畫恐爲晚宋江湖一派矣試看杜子美蘇子瞻摹寫景物輒有天地開闢萬物發生氣象慕庭年壯氣雄宜其不屑屑於此也

兩烈婦碑跋

光緒元年秋予治六安州民王道隆妻胡氏獄既直其縣已復得州吏樂瑞妻程氏事蓋皆危爲州官理獄之參隨迹兩婦𡖖予耳徒以惡爲不潔矢死無悔而士大夫乃有何戚卻顧苟其生於富貴者可恥也哉新湖北布政使孫衣言書刻石

題馬生其昶文卷

姚慕庭璿桐城馬生其昶以文來見喜其簡古有體繼復詒予書一篇則陳義尤高也生年甫二十而已有意介甫它日豈可量哉雖然文章固有本焉讀書必多稽理必博涵之為千仞之淵而崇之為萬仞之嶽則介甫不足為也抑又聞之少年為文字須有春夏氣而生之文秋氣為多將有變而不舒之患則收斂之過也宜稍縱弛之於生之年為宜并以質之慕庭光緒乙亥冬日

書程琢堂詩後

琢堂官皖中蓋久予初守安慶在定遠琢堂亦在淮北而未嘗相見後從曾文正再來此則琢堂已歸人頗言琢堂能吏然恨未見也今年春琢堂子某以其所爲詩三冊見示乞爲一言予不足以知琢堂顧其詩頗言淮南北冦亂事所與酧和諸士友往往有予相識者不能無慨於心爲書數語還之

光緒元年十二月

書郭蓀徐芹疇錄

蓀徐承其家學恂恂循理而留意世務如此殊不可及然天下事亦未易言固有及之而後知者考古讀書深藏若虛庶爲賢者進之乙亥十二月

書汪秀峰時文

秀峯令潛山時時爲予言天堂林壑之勝勸予告游又時時以詩寄予殆有異於俗吏之爲乎今讀其時文所謂一得齋稿者簡實雄厚閒出奇變無詭於義理而務合於先正之法亦非俗工所能爲也二十年前喜論時文亦喜爲時文通籍後此事不復講矣今讀此集猶如馮婦復見搏虎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

維舟酬唱集跋

雒海太守接伴安南三行人既自長沙旋鄂裒其在塗酬唱詩數十首曰維舟集以見示太守詩才俊逸三行人清辭麗句亦皆異曲同工於此可見　聖世同文之盛而絕域萬里之外所以能慎守封土緜歷數百年雍容和樂無兵爭擾奪之患亦其被服聖人之教者深也丁丑仲春遜學老人孫衣言記

書玉山草堂集後

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溫明叔前輩所藏卷首金粟道人小像則翁侍郎叔平移摹梧門祭酒詩龕本也光緒戊寅夏初偶於金陵胡君所見之假歸置案頭幾兩月以官事冗襍未能盡讀頗以為恨四庫目錄言是書世罕傳本王士正居易錄記朱彝尊於吳門陸醫士家偶一見之此本卷數人數及所列諸家小傳詳略與目錄所言適合雖不必即陸氏本要之舊抄全書也玉山遺書四庫著錄有玉山璞稾二十卷玉山紀游一卷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予所藏僅有璞稾及名勝兩集而草堂雅集僅得殘本三卷為陳旅柯九思李孝光張雨丁復五家之作今以此書校之丁復張雨詩具在

獨無陳柯李三家又予書陳旅卷首題曰玉山雅集卷后之一柯九思張雨卷首則題曰草堂雅集無卷數蓋亦非一手所抄也衆仲丹邱五峯在玉山交游中最負盛名不知何以不在此七十人之列而伯雨仲容二人又何以複出疑當時所輯不止此十三卷惜予書不全無從攷其異同所繇來矣

按楊維楨爲玉山傳云刻交游諸公詩自楊維楨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則鐵厓亦在集中可見當時裒輯非止一

本玉山風流文采照映千古與此七十人者身當亂世而能以詩歌文讌自得於園林泉石之間可謂不幸之幸此書自竹垞翁時已爲僅見予乃獲見之又於卷中得張天英楠渠鄭東季明高明則誠陳秀民庶子四家之作皆吾溫鄉先生也尤以爲幸胡君謀重鋟諸板俾後世得以共見此書其意

甚善予謂眾仲丹邱五峯三家詩宜依其舊題附之卷後名勝集名勝外集亦宜併刻以傳庶幾一時游從之盛可以具見自昔勝流莊士文字之傳常有鬼神爲之呵護卷後一集尚在人間予猶當獲見之也六月十一日雨中瑞安孫衣言書於瞻園

書周忠毅公墨迹遺卷後

吳江周忠毅公宗建疏藁五篇襍文十三篇江寧鄧教授彥脩得之忠毅後人裝爲二卷將送之焦山與楊忠愍公諫草同藏以垂後世而先以示予忠毅遺集予未獲見僅於近人潘氏所刻乾坤正氣集中得其奏議四卷今取以校諸疏在集中者三篇一申救三御史一請斥逆璫魏進忠幷郭鞏交通設陷一按楚陛辭明用人以佐銓政大抵集中所載字句多同稿本而亦閒有增損詳略之異蓋上奏時再三點易此特其初稿也陛辭疏自用人之權宜尊以下尙有七百餘字稿皆無之其劾郭鞏攻訐劉一燝熊德陽及妄論計典一疏後亦未全則以別紙佚去矣忠毅與黃忠端尊素李忠毅應

昇萬忠貞煬皆爲魏璫巧法所中死於天啟六年閏六月此三疏一爲天啟元年閏二月十二日上一爲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一爲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陛辭稿最在後而卷中列之第三裝次時偶未及致餘二疏及祿文十三篇潘刻所未收更無從致其詳矣明季逆璫之熾爲漢唐末造所無士大夫受禍之慘尤千古所無也忠毅與同時諸公明知忠賢㐫燄之不可犯而激於義憤不顧身命力與之爭一時氣節之盛可以感動百世敎授又記忠毅幼時輒知慕楊忠愍爲人嘗曰楊公不死彼嵩黨者今安在哉蓋其剛大之氣得於天者固然宜其文字流傳非兵火所能滅也今此卷以爲敎授所得遂與忠愍疏草同藏名山敎授可謂有心抑豈非忠

毅之精神志氣有以自永也哉循誦再三爲之歎息光緒四
年六月十九日瑞安孫衣言謹記

跋抄本吳彥匡花史後

舊抄本花史十卷凡八册今年夏得之金陵卷首自序第一葉有翰林院印纂脩四庫書時經進本也書爲永嘉吳彥匡葵衷所著蓋全芳備祖羣芳譜之類無甚關係以鄉前輩遺書見之甚喜因以重賈取之前數年偶讀溧水邢防孟貞石臼集見有贈永嘉吳葵衷明府詩云年近八旬屑覆面一生讀書逾萬卷二十年前綰一綬驂騑蹀躞龍南縣攷之郡志選舉有萬厤辛卯舉人吳彥匡龍南令始知葵衷即彥匡以續學享大年而官終縣令又云著書愛纂神農經不學雕蟲注爾雅疑其又精於醫今觀此書詳及花之入藥則所謂神農經蓋即指此葵衷此書郡邑志既不著錄其姓名僅見選

舉題名今觀其自序則少年領鄉薦久困公車晚乃沾一命復以骯髒罷斥垂橐而歸其出處略可攷見而氣節亦有過人者孟貞所云彭澤罷官歲歲貧非諛語也此書四庫存目以爲內府本似當時已入中祕而竟不得列於册府不知何故又其序例自言勉就一命又言甌土宜樹植又言甌中去武林不遠則其爲溫人而官縣令灼然無疑至所謂權輿於蔣養庵之花編曹介人之花品者序例亦具載之提要掠爲己出遂沒其原文而於爵里之確有可據者更不復詳當時纂脩諸臣疏易立言往往如此郡邑志之疏漏不攷又何足深尤哉光緒戊寅十二月遯學叟書於贍園

又按康熙漳州府志入秩官題名有詔安教諭吳彥匡然

則奭衷蠶由教職擢守龍南同治福建通志誤匡爲臣吾
溫郡邑志則不復知其嘗爲教諭矣已卯三月又記

書劉炯甫詩後

予與炯甫別逾二十年今春炯甫遣其從子伯瑜就予金陵並以所著屺雲樓集見示屬為之序伯瑜之來蓋謀為游客以自活予既無以處之因速其歸瀕行復出此卷眎予則炯甫官蘭州時所作詩以寄其弟姪者予與炯甫頗叔稱詩都下在咸豐四五年間自今思之殆如隔世予日衰惰廢學而炯甫猶矻矻文字如此良可慕歎序既不能卽就姑書此卷以還伯瑜炯甫試取視之昔人所謂年雖衰而意氣尚存者予之有媿炯甫多矣光緒五年二月瞻園

遜學齋文鈔卷十一

題跋

瑞安孫衣言劭聞

廬江黃徵君以王艮常書謙齋二字索題

書貴瘦硬方通神陽冰篆法也艮常謙齋二字與其楷書正是一家筆墨鹿原林佶蓋即書漁洋詩午亭文者三山人士蘊藉如此亦復可愛己卯九月瞻園

書汪叔明詩卷後

叔明於予爲鄉試同年而未嘗相見在京師時識其兄顯仲穆恂恂篤謹喜佛書尤工爲詩然屢言叔明工畫善詩詩殆出己上予甚思叔明恨不得一見仲穆既老不第進士卒予旋出官於外及來皖楚叔明時以書來論且屢致山水畫幅錢面予雖不知畫獨謂叔明山水秀偉可喜如仲穆言益思見其詩不可得今年秋仲穆之孫孝寬來試金陵叔明子彥份坿書以來並以叔明所爲夢祠巷詩見示屬爲之序益歎仲穆言不謬予久病甫起不能用心爲文字又適有還朝之命旦夕治行因思在京師與仲穆游倘如昨日忽忽已三十年而叔明遂不得一見今幸得見其詩又以人事冗雜不

能爲之一言甚矣文字之交友朋游從之樂其可以爲易得而忽之歟爲書數語還之叔明詩雖不多然皆溫雅如中唐人他日與仲穆集並刻示世是則彥份等事也光緒己卯八月遜學叟孫衣言書於金陵瞻園

劉文清公手書杜詩册題後二首

諸城書勁秀峻潔自晉魏初唐諸公無不學焉而得其意而用力尤在魯公故無一纖佻之筆嘉道以來士大夫好爲婆媚今乃一變而爲險怪殆有如歐公所謂以直爲橫以方爲圓者蓋爪附游之習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豈細故也今觀此册猶想見雍乾盛時大臣閎雋氣象

肅代中興而禦將之權替高孝中興而養兵之患成自古削平禍亂之際勢所偏重常足以兆異時之禍亂深識之士知其勢所必至而預爲之慮則偏重者可漸平也庸人不學哉其浮淺與勢俱遷而天下事不可問矣杜公秋愁十二詩自戎虜何曾盛以下數章乃似爲今日言者花門小箭數語尤

可歎息古今成敗之局如出一轍固如是耶文清當
純皇時武功極盛正所謂崑崙月窟東嶢巖者而書此數詩
亦豈無意

督郵一物可以[illegible]

請賢一切祠西學許稍緩

三月初閒予病甚不能親案牘者幾近旬六月稍閒憩江衛石君以書來詢曰邑人士請以謁二林公配食一拂先生處已得請予甚駭之卽令吏檢舊牘則邑人適以予病時投狀督府督府檄藩司議覆吏以爲必督府指也卽就元狀稍加點竄上詳已報可矣予亟以實陳之督府曰實因病昏未及親閱此稿此非二林公所樂也君子愛人以德當由督府追殿寢前議督府沈公不之答復詢之守令則董斯役者已飭主送入祠矣予悔恨無及竊謂林文忠江南名宦固無事此祠學使林公果有造於庠校亦當別爲之祠若與鄭監門同坐而食雖清苦如海忠介猶未免有慚色蓋忠介猶近名故

也人情好訣固不足怪而以病有此訣謬亦嘗嘗之大戒也
聊記其後異日為江甯志者無謂此舉由予成之也己卯七
月瞻園書

跋宋徽宗草蟲畫卷

此畫偶爾涉筆而淒涼荒率之趣恍如遇之秋林曠埜中非贋作也古之帝王如漢章帝唐太宗皆喜書帖風流文采照映千古人君幸當太平無事萬幾之餘游心藝事覩求神仙滛游幸者志趣固不侔矣文人墨士每見李後主宋徽宗遺蹟搖筆醜詆使其出於英君哲辟則必以爲天縱多能矣然則徽宗所不足者獨在爲君耳畫焉足以爲累哉士兄弟其善藏之遜學叟

跋章恭毅自書五言詩小幅

甌東參政嘗言某秀才讀書蕭寺時見恭毅章公曳杖而過蓋忠臣義士其貞魂毅魄久而不滅也今觀此紙與親見恭毅何異後世小人善爲書者如蔡元長許深甫之徒雄壯偉麗未必不過於此然自君子視之殆如糞土嗚呼人亦安可不自立哉光緒庚辰

跋黃文簡公歸永嘉送行詩文長幅

宣德二年永嘉黃文簡公乞養歸里時公年踰六十太翁年八十九矣宣宗自製詩以寵其行一時同脩實錄諸公李文毅公時勉等又各爲詩而楊文敏公榮序之也老疾引退人臣常事而君臣父子之間遭際之盛如文簡者蓋古人亦不多見其後優游林下垂三十年復兩召赴闕而歸三朝恩遇始終如一此尤予之所慕也史稱文簡爭阿魯台事上顧謂羣臣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它人但見目前耳嗚呼爲大臣如文簡者予誠敬之爲詩文者十八人楊榮余學夔李時勉蔣驥簡從善周孟簡陳循錢習禮周敘曾鶴齡惟學夔從善鶴齡明史無傳而其文章行治往往爲世稱述蓋文簡同

志之士非徒史院齋桌而已光緒庚辰中秋

跋何无咎書譜臨本長卷

道光丙午予在樂清大荆孟氏見丹邱手書募脩雁山淨名寺疏橫恣特甚想見其兀傲霣幕酒後叱咤之概今此卷乃獨收斂閑雅一如過庭尺度盡尤矜意爲之然以予覘之獨愛其橫恣爲山人本色天下事有所依傍則浩然之氣必爲少損亦不獨字畫爲然也光緒庚辰孟秋邵興書

曹堡孫氏族譜跋

曹堡在平陽十八都道光丙午予以詢訪宗親一至其地問其長老自云明崇正時有諱君明者自樂清孫家洋徙瑞安孔家嶺又自孔家嶺徙此而望出樂安與予潘埭孫氏蓋與族云索其譜諜則云亡佚久矣今年八月族人某以所輯新譜成來求爲序蓋以同姓之故欲得一言以爲譜重予念曹堡孫氏落落數十家而能不忘其祖綱羅散失以成此譜可以承先可以示後其意殊足尚也爲書數語還之南方孫氏自吳大帝後始以富春爲望其實皆出樂安所謂望者以顯人所居一族所仰望耳而流俗輒云出某郡者謬也因附著之光緒庚辰八月邵與寓廬書

跋陳邦彥手書天馬賦册

世言匏廬書似董文敏而此册自謂效誠懸筆法然其氣韻清拔乃多出於醴泉銘書雖一藝非博覽諸家固不能自成一家也匏廬爲編脩時嘗入直書房仁廟御製文字繕寫多出其手覯此册題欵蓋亦南齋進奉所作不知何以流落人間也光緒庚辰八月遜學老人書於城北邵與廬

書重宴鹿鳴位次圖後

光緒己卯江南鄉試時予尚在潞司任爲外提調是科重與鹿鳴宴者六人上元温明叔前輩以戶部侍郎在籍官最大次則貴筑周子瑜觀察方主講淮揚閒請就近與江閩宴周嘗得三品銜居温之次其餘曾任道府州縣者四人先時有司議重宴諸公位次欲席温周二公於考官之次而餘人位新科舉人之上來質於余且言本朝會典鹿鳴筵宴圖但有新科舉人位次無重宴舉人位次予語之曰重宴之榮非榮其與考官宴榮其以六十年前之舉人與六十年後之舉人得爲周甲同年而與此宴也位宜與新舉人爲次而皆別設席會典無圖者以爲無待於圖也而當事者終以爵位既高

不宜下儕輩子仍用元議繪圖來上予批其牘尚曰獨居高坐既無賓主之分還顧同年頓有雲泥之隔是徒崇夫勢利豈可著之典章圖當改議已而奉命內召置不復問有司遂以元圖從事矣幸而温侍郎方在安定書院畏江濤之險不果來周及餘人皆不至供給官但循例致送扁緞而已使重宴者有一二人到則非禮之禮必爲笑於大雅矣

陳菊潭時文跋

陳君菊潭與予先後為學官弟子而未嘗相識居京師時從閩几山舅氏言菊潭靜篤悅學通天官歷算家言心甚慕之徒以仕宦奔走不得一見去歲冬自金陵內召乞假歸里菊潭始來視予則相對皤然皆六七十翁矣問以所著書未肯輒為予出往還既久始以時文三五十篇相眎受而讀之皆根柢義法涵潤經史與近時浮華之士絕異然菊潭在校序逾三十年竟不得一食廩食豈命固有限之歟漢魏以降推舉之法不行於州里士不繇科第則無以致其身不幸迫於饑寒有叛棄所學苟焉以營其生者菊潭雖老且貧猶以時文講授鄉里枯槁憔悴無改其樂其趨尚殆非流俗人所知

然則此三五十篇者又烏足以盡蘜潭哉光緒庚辰十二月

望前一日

書鄭龍圖母陳太恭人墓誌銘後

右直龍圖閣鄭公伯熊母太恭人陳氏墓誌銘去年秋鶴陽謝君恩澤錄以見示且謂予曰鄭氏墓在永嘉四十一都東村證覺院後左側山麓鄭氏家譜謂即龍圖墓以碑碣不存爲近地農民私墾爲田道光末年鄭氏脩墓猶未能實知所在及掘地得此乃知爲鄭氏數世墓域非獨龍圖兄弟兩壙也又云碑言二子第進士鄭氏譜言熙績四子長伯熊次伯英次伯海次伯麟與誌不合未知孰是予按龍圖爲吾鄉大儒薛文憲陳文節皆其弟子實爲永嘉學問所自出與弟伯英伯海並見郡邑志儒林義行列傳其官蹟初由進士尉黃巖而終於宗正少卿直龍圖閣知建寧府碑爲其母夫人作

故但以在朝在外隱括言之而其後先次第實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可訂郡邑志之舛漏又郡邑志不詳龍圖父母得此可以補所未備且知龍圖爲陳公一鶚之甥一鶚字開祖亦吾鄉儒宗也碑中所言陳氏家世與張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合言乾道丁亥郊恩淳熙癸未慶典與宋史合又按水心祭龍圖文曰哀親八十止齋祭龍圖母文曰孫曾百指今攷碑言太恭人八十有七當乙巳二月庚辰卒則龍圖卒於淳熙八年辛丑太恭人已八十三而孫與曾孫凡十八適合百指之數獨龍圖由守甯國秩滿復知建甯乃卒而誌言守甯國府卒或錄本偶脫二字其餘亦尚有數字訛誤惜原石已納壙中無可覆驗矣誌文簡古有法當即文節陳公所爲

而後歎云宣教郎新發遣桂陽軍事陳某書古碑體例不
著撰人姓名者殆亦錄本脫之耳
又鄭氏譜言熙績四子與碑不合者碑但舉中第二子亦
如言陳氏家世但舉一鶚亨朝而不及三子一夔非譜誤
也又碑言孫男者仁志仁由仁處仁爲仁求仁好仁按止
齋集承事郎潘公墓誌云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
少卿鄭伯熊四子處仁又分韻送王德脩詩序云鄭志仁
字能之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
德脩於宣城志仁蓋亦景望子而伯英二子爲仁求仁見
於水心所作景元墓誌惟好仁不知誰出又碑言女適司
諤女孫適諤子宏中郡邑志皆無攷亦當爲溫人也郡邑

志人物一門疏舛尤甚不由科第者雖達官如侯臨林介皆佚其姓名猶恃故家大族譜牒倘存可以蒐補前數歲永嘉修志嘗詒書當道多取民間私譜視其官名制度與史合者補入志中別立仕籍一門凡不由科甲而得官者俾得賅載乃爲詳核然不能行也辛巳二月邵與書

書泉州志裴震忠傳後

海上事起議者爭言船礮之利予獨謂非短兵步卒不足以制敵且短兵之利尤恃刀盾然苦無左証及讀魏默生所著聖武記言康熙間羅刹軼邊朝廷卽遣兵驅出之敵獨畏中國藤牌謂之大帽子兵則知國初時制馭西戎固不恃船礮也而詢諸北方人無言藤牌者不知當時所用何處兵也去歲偶得泉州志讀之至裴震忠傳言康熙二十五年羅刹犯境震忠以所部福建藤牌兵從大將出征五次奮勇爭先俘馘無數乃知當時所用閩兵也羅刹火器之精自明已然囘囘礮紅夷礮則自元時已入中國稱利器而國初用兵西方獨以藤牌取勝然則西人火器之利所以著於中國以中國

所無西夷之所以畏我藤牌又以彼之所無故也利鈍之間在一轉移而今之言船礮者乃欲用我之短攻人之長豈不愚哉閩浙諸營鄉皆精藤牌技予嘗詢之老於行陣者云廣州藤牌其製尤鉅而輕礮火所不能入近來洋槍洋礮之說興蓋漸廢不講矣噫非讀泉州志惡知我之自有利器也言兵者亦安可不多讀書哉庚辰九月滬上舟中

書葉文定公薛德老墓銘後

水心先生爲永嘉薛德老墓誌言楊么據洞庭陸耕水戰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岳侯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多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兼旬諸寇悉平宋史彌傳亦載其事旨哉德老可與言兵矣夫楊么所恃洞庭數百里之湖耳非有重洋絕島風濤不測之險也其樓船十餘丈亦非如今日西人機船之堅利也岳侯當高宗中興之初財力富贍益造大船未必不足以敵么而德老之言如此且德老之意以爲彼之所利既在樓船我雖

益造大舟以與之角而彼猶得用其所長則勝負之機未可立決必別求所以奪其長使彼之船坐廢而無用而勝算乃全在我矣抑船固未可以速成儻歲月之間或有他變則不能并力以圖么此其所以料敵而決策也智勇如岳侯不敢自是決然從之而兼旬之間諸寇悉平則不獨制一楊么而已也賈生謂武帝曰漢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用兵之世蓋無不有所挾以爲制人之具而惟善制人者必使敵常見其短而我常用其長此所以百戰而百勝也觀於德老之言益信然則今之言海上事者徒鰓鰓於敵之船堅礮利而以爲弗可與敵抑亦不學之過也已

遜學齋文鈔卷十二

雜著　　　瑞安孫衣言劭聞

大鄭公行年小紀

鄭文肅公在宋南渡時爲吾鄉大儒薛文憲陳文節蔡文懿諸公皆其弟子實爲永嘉學問所自出以不爲苟合官止九卿宋史不爲立傳郡邑志列之儒林傳敘次尤多舛漏偶於讀書之暇畧爲考訂爲行年小譜一卷庶後之人有以考焉

公諱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父熙續母陳氏以宋高宗建炎初生公

按郡邑志二鄭公傳不詳家世水心爲景元墓誌亦不

書其父母去秋得公母陳太恭人墓誌言太恭人陳贈
朝請郎鄭熙績之妻贈奉直大夫豫之女朝請之先三
衢石室人周廣順中六世祖官樂清其子延祚遂居永
嘉又考張九成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言豫字謙仲封
右承議郎四女次適進士鄭熙績鄭邑志進士題名無熙績或舉而未中第歟
墓銘爲陳一鶚開祖父母作則公乃開祖甥也陳太
恭人墓誌言恭人以淳熙乙巳卒年八十七而景元墓
誌言景元卒於紹熙三年年六十三景元之生當建炎
四年戊申則公之生當在建炎元二年間

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
陳騤中興館閣錄七鄭伯熊劉章榜進士出身治詩兼

經義萬厤温州志選舉紹興乙丑劉章榜鄭伯熊平嘉
人按乙丑爲紹興十五年公登第時年蓋十六七
授台州黃巖尉紹興二十年至黃巖從高士徐先生庭筠學
陳耆卿赤城志十二黃巖尉鄭伯熊永嘉人文行爲學
者師紹興元誤作建炎二十年至人呼爲石蓮縣尉以其年
尚少而堅不可磷也按是時公年甫二十二三宋史隱逸徐庭筠傳
附父中行傳後曰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
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爲名
臣又林表民赤城集石憝徐季節墓誌云尉今龍圖鄭
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詒之公得論
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

節難保八公讓受焉蓋公少年時志趣已如此

再調婺州司戶參軍

淩迪知萬姓統譜黃宗羲宋元學案皆言公登第後歷黃巖尉婺州司戶萬歷溫州志乾隆永嘉志皆失書黃巖婺州二節湯成烈永嘉志稿失書婺州一節而不詳其歲月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云孫女八人次適左迪功郎婺州司戶參軍鄭伯熊於太恭人為姑姪惟開祖兄弟三人不知公所娶誰女按開祖母潘安人以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卒銘即作於是年時公適官司戶惟不知黃巖以何時滿替婺州以何時到官耳今金華志職官則并其姓名佚之矣

孝宗隆興元年除秘書省正字尋以奉祠去

中興館閣錄八正字隆興以後鄭伯熊元年三月除八月監南嶽廟按宋制凡令錄簿尉有薦才任館閣者召試而後除公蓋在黃巖時以薦被召而不知薦者何人爲正字甫五月即監嶽廟蓋以不合求去而得祠祿也姓譜萬厤志學案皆云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而不知其以奉祠去又所謂遷太常博士者於它書亦無可攷姓譜學案於常博後即繼以出爲福建提舉萬厤志於常博後即繼以遷吏部侍郎不知其爲提舉由吏部出吏部則由佐著作遷且公在吏部爲員外郎非侍郎也宋制尚書六曹吏部最峻敘遷之法必由刑戶侍郎乃轉吏侍常博轉前行郎中特旨乃得左右司諫殿中侍御史耳萬厤志蓋不攷之甚

乾道二年冬召爲國子丞

諸書皆不言公嘗丞太學薛季宣浪語集五有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章又集六送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又云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其序末曰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則景元之赴秀州即在是年故浪語集附錄鄭伯英祭常州先生文云歲在甲申公歸里居甲申爲孝宗隆興二年公之被召當在乾道二年其送詩有句云好溪溪寒已半京洛暖應回好溪即今處州溪通甌江者是二年之仲冬也景元以次年夏赴官自春而夏可云兩踰時矣又送公詩序言景叔與又有

鄉人儀之之語蓋海谥之後有人薦之而家居被命則
爲乾道二年丙戌之冬無疑又送公詩次章有云百惱
愁成斛羣疑鬼載車而序亦多戒辭蓋公久食祠祿至
此始有召命故勸其避疑忌以俟大用耳
乾道三年六月除著作佐郎尋兼太子侍讀
中興館閣錄七著作佐郎乾道以後鄭伯熊三年六月
除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又錄四脩日麻式注云舊
式少監程俱定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少監陳之淵著作
佐郎張震復上建炎以來日麻格至乾道間著作佐郎
鄭伯熊以新舊格參立按是年冬金使賀會慶節上壽
在親郊散齋期內公在館職移書政府爭爲北使用樂

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四

乾道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

浪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書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又云又拜手札感尉良甚啟沃微意畧蒙見教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惰我告導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鴻鵠鼻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十八言公爲館職王府東宮官姓譜學案志稿皆於吏部郎後繼書太子侍讀萬歷府志失書侍讀一節此言拜佐著作復言啟沃微意是爲著作時即兼太子侍讀館閣錄偶未及載而諸書皆不知其由小著遷郎官又姓譜繫此於盜國司馬後學案繫此於知婺州後

志稿則於黃巖代去後卽云入爲吏部員外郎時[illegible][illegible]
敘又按與書前言勿以未聽而惰我告導之情[illegible][illegible]
不可進乃鴻鵠舉則公爲侍讀時已有不合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敍浪語集十三劉復之哀詞云歲大災饑癘比[illegible][illegible]之
請粟於郡身挾醫撫鄉士大夫家戶到又云走乃大服
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復之爲郡司戶在乾道初
年其亡在乾道六年四月而哀詞猶稱吏部則公爲郎
官歲月稍久未幾遂以提舉常平出矣

出爲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宋職官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伯
熊乾道閒任

朱子集八十五何叔京鎬墓碣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甚喜顧郡事爲不理因禁或累數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又三十六答何叔京書來使云願招歸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按叔京墓碣不言調上杭年月而福建志職官上杭丞何鎬注亦但云乾道間任辟士龍復之哀詞作於乾道六年六月後尙稱景望爲吏部則其出爲監司當在六年秋冬間姓譜學案皆誤繫正字常博後萬厤府志永嘉志湯

成烈永嘉志稿皆失書 越一年遂有寧國司馬之命盡其在[illegible]歲

月甚幾政績可見者獨賴有朱子一碣一書

魏王愷判寧國府召爲王府司馬

浪語集二十四與景望第二書茲承籠膺綸命綱紀王

府佐朱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謂儒者之榮敢以爲賀

然聞以國遜易處閑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

所自以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於聖

人之學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於官僚之擇誠可

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攷宋史光宗紀乾

道七年立爲太子慶王愷爲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

國府進封魏王此書正以爲王府司馬致賀魏王光宗

兄故以太伯爲況則王府之命當在七年秋冬其言擇於宫僚亦公嘗爲太子侍讀之證也又攷魏憲惠王傳湻熙元年徙明州則王判寧國蓋首尾三年公爲司馬又在魏王到鎮之後又先以自劾去其在寧國蓋當乾道八年書末又云丈在閫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則又詢其提舉福建時所得人才亦可見其禮賢好士之概即何叔京碼所謂名好士也又按浪語集與陳君舉書云四三哥𧨏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勿乘矣公在鄭氏諸從中次第蓋在四十三而典午者司馬也以監司除王府屬官不爲美遷故有此語

上魏王書言謙德未光不聽自劾免改江西提刑未行乞祠

以歸

姓譜魏王判宣州南面受屬吏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觀聽（姓譜繫吏部邪官於此下誤）萬厤志魏王判宣州除司馬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不聽遂自劾免改江西提刑奉祠（同學案）攷陳亮龍川集十五送叔祖筠州高安簿序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持憲節按筠州今江西瑞州此即郡志學案所謂自劾免改江西提刑也今江西通志職官無鄭公名或未上即以奉祠歸歟

起知婺州

康熙金華府志職官知婺州軍鄭伯熊淳熙二年由奉

議郎任按公去盜國在乾道九年其起知婺州亦以家居被命而於淳熙二年至婺也

淳熙三年秋召赴闕尋除國子司業

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淳熙三年秋鄭婺州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按公弟即景元蓋公母在婺以將赴闕送母歸溫州而約其弟來處以迓之乃造於朝故有取道龍窟以趨行在之語

呂祖謙東萊集與周丞相子充書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益但未知處之如何耳 按周益公淳熙十一年始爲相此書在景望初次召還時不應即稱丞相蓋後人編集時追改

又按東萊集與潘叔度書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蓋自婺州奉召時尙未除官不久即爲少司成矣

周必大平園續稿二十六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䌷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監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按碑先言四年春駕幸大學命公執經四年爲淳熙丁酉則公爲少司成蓋在三年丙申冬其時甫自婺州召還也姓譜失書知婺州及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一節而學案乃謂由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志稿亦繫司業於太子侍讀之後皆爲失攷

止齋集張忠甫墓誌銘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孝也

位不過九卿三入朝謂初召丞國子繼除著作佐郎及

後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也

淳熙四年七月兼國史院編脩官

淳熙四年九月遷宗正少卿仍兼國史院編脩官

中興館閣錄八國史院編脩官淳熙以後鄭伯熊四年

七月以國子司業兼九月爲宗正少卿仍兼

淳熙五年除直龍圖閣知寧國府

水心集十二歸愚翁集序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

至宗正少卿而止按書錄解題言公至少司成宗正少

卿嚮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水心祭鄭龍圖文云官雖

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蓋宋時常由侍從得執政

由卿監得侍從官至宗正可以洊登從列而每以予告乞去故以卿貳終也又按宋史職官志二直龍圖閣祥符九年以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之名始此凡館閣之久次必選直龍圖皆爲遷待制之基也中興後凡直閣爲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貼職猶今之督撫兼銜又云龍圖閣大中祥符中建以奉太宗御書御集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又云直龍圖閣寺監掌貳補外謂出守或領監司提刑提舉皆是帥臣宋時州有軍額者皆爲帥臣則除之而公由宗正卿出守則寺貳也寺監掌貳其官已崇故外補時復加館閣貼職以示寵異

乾隆甯國府志職官上宋知府事鄭伯熊字景望永嘉

八開治學舍市官書二千卷聚生徒至二百八又職官
表淳熙五年任七年代去蓋首尾二年
淳熙七年當國秩滿歸永嘉尋除知建寧府
袁燮絜齋集十五通判平江府校書郎姚君穎行狀淳
熙五年廷對第一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又
云七年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鉅儒也一見
契合遇之甚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
歸雖丐祠之請亦不至於廟堂君韙其言亟以書白會
公具道之且曰首當爲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於
里居之樂其親也按行狀穎以淳熙八年召對除校書
郎改倅平江而鄭公先在寧國又先以秩滿去則其知

盜國實在淳熙五六年又可知其去盜國時未被移官之命也學案言移知建盜亦微誤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鄭景望自盜國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道至細滿猶今言實滿蓋宋時俚俗語亦無間正與姚穎行狀所言合或羣相爲之言乃復知建盜耶魯公王淮也

龍川集二十七鄭秀才翁墓誌銘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盜國以三萬賻我又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館頭按誌翁卒於淳熙五年正月其子景明以免喪之年冬十一月將葬乞銘於同甫當在七年所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蓋由盜國歸以五月過永康也徐元德亦永嘉人壻於永康遂僑居焉館頭蓋永康鄉次又按水心集送鄭丈

赴建寧詩云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公以淳熙五年出守寧國至七年復知建寧首尾三年所謂一閩中也又有句云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暖風止齋集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第一首末句云新茶可擷英藎公守建寧以七年冬閒拜命八年春初上道而抵任當在採茶時矣故二公贈詩如此止齋又有句云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過家卽同甫所謂歸豕嘉將母則與太夫人同行也又止齋兼送景元一章首句云海內言華萼誰名動搢紳末二語云公餘如促鄰剩把古書陳藎景元亦同行也公卒時景元嘗有書報朱子言其臨終不亂而朱子爲之跋見朱子集八十一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二宋職官知建寧府鄭伯熊淳熈

間任

淳熙八年以疾卒於建寧

陸游渭南集三十四知興化軍趙彥眞墓誌銘郡守鄭

公伯熊知君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

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

朱子集八十一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云右申國

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齋壁

以自警也侯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啟手足時清

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又云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

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按公守建寧甫及半歲其建

明宅無所見於此二則可以見其大略又按是年七月金華吕伯恭亦卒（東萊年譜卒於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而其與朱子書有景望不起之語則鄭公之卒先於伯恭蓋在是年夏間又按龍川集二十二祭鄭龍圖文云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衝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又云去年之夏舉酒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蓋同甫往哭伯恭而鄭公歸櫬適過金華舉酒相屬卽郎秀才墓誌所謂與徐居厚候之館頭也又止齋集哭吕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云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旅今年上溪船露濤僉謝皐羽

嘗在淳熙九年伯恭已葬而止齋哭之墓上也

是年秋公弟伯英以喪歸葬於永嘉清通鄉證覺院後山鄭氏先世塋也

書錄解題但言卒於建寍府（姓譜溫州府志永嘉志皆言卒於寍國失攷）不言有謚及贈官姓譜郡邑志皆云卒謚文肅亦不言贈官按吳子良林下偶談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朱子語類云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今敷文鄭氏書說其書具存攷宋史職官志諸閣有敷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公由宗正少卿除直龍圖閣出守或以致仕恩例加贈敷文閣待制故有此稱又鄭公卒

時得年若干不可攷水心貴元墓誌貴元以紹熙三年卒年六十三而公先十一年卒蓋甫五十三四陳太恭人墓誌云先是伯英葬龍圖於清通鄉證覺院北山而坎其中央爲壽藏今以葬則公盡祔葬母墓鄭氏家譜謂鄭氏祖墓在永嘉四十一都證覺院後左側山麓蓋卽龍圖葬處又郡邑志不詳二鄭所居水心陰陽精義序云鄭氏園住城南林下偶談云木偁書待問造宅侵鄭氏地則其居在城南而與木爲鄰也姓譜鄭伯海傳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距文肅公百餘步人謂之東西二鄭又按公有子四人陳太恭人墓誌云孫男脩職郎著仁亦先卒次志仁由仁處仁爲仁好仁求仁將仕郞曾孫男台僧公盌

尤耘圃僧止齋集承事郎潘公墓誌云二女孫長適直龍圖故宗正少卿鄭公伯熊第四子處仁又名韻遊于得脩詩序云鄭志仁字能之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以伯英爲叔父則志仁亦景望子而景元二子爲仁求仁見水心所作墓誌則耆仁由仁蓋亦公出惟好仁不知爲誰子耳據陳太恭人墓誌公尚弟伯海伯麟有所著書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籑語有紀綱又有書說雜著同甫有景望書說序雜著序見龍川集書說今存其從學弟子曰陳傅良蔡幼學朱伯起木待問黃巖應恕承康郎薿

宋史陳傅良傳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

水心集溫州學記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

歸愚翁集序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　景望循道寂寞視退如進

祭鄭景望龍圖文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褻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

浪語集答葉適書王梅溪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皆吾黨之望

周必大省齋文稾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溯詞章近

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爲儒宗而其詩句乃紀
有晉唐名勝之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樓鑰攻媿集祭鄭龍圖文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
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
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軻與之游
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
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從容不見其他至於在官則
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
玆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
龍川集祭鄭少卿景望文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
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

及舉手之少異已多言之足徵雖去國之不較盛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

鄭景望雜著序公之行己以吕申公范淳夫爲法論議以賈長沙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於孔孟者也

氣直而筆曲中閒趣古簡厚者尤多謂近震川震川不足學之
濱下村居記乃極似震川然亦未嘗不似孫可之也送何淮
國敘言夷務第二疏密陳夷務疏澄懷十友圖記愛日堂記
乾州楊氏族譜序永康縣學碑記義理充足根本盛大必非
近時所有非特波瀾意度不異於古人亦學術之正也同治
戊辰秋八月初三日許宗衡識於宣武城南我園之意隱齋

遜學齋文鈔跋

右遜學齋文鈔十卷余友孫琴西廉訪著也琴西籍瑞安與金華毗連而晉邑永康又舟車孔道以故琴西自膺道光丁酉選拔及庚戌通籍入翰苑每省試北上必過晉鄉余雖早耳琴西名以未得一見爲恨咸豐乙卯余赴都始晤琴西丙辰供職兵曹朝夕過從質疑問難友而兼師用是與琴西益親同治紀元君出守安慶權廬鳳潁道甲子奉諱旋里余亦以丁母艱歸道出婺郡聚晤旬日別後不相聞者殆將十年去冬游白下下榻君官廨剪燭話舊倒樽論文夜恒至午弗休余出舊作就正辱贈弁言今春君入覲而余復郵詩以送蓋余與琴西文字之緣深矣君詩十卷已梓行茲復囑刻是

集因得盡讀其文夫文者載道之器自非衷忠孝貞廉之性而又沈浸於經史磨礲於世故與夫上下古今理亂得失之由一皆貫徹於吾胷則其發而爲文者縱抽祕騁妍窮極工巧徒震耀庸俗人之耳目而已要於道術無關也讀琴西集無論閎篇短幅必寄意深遠於世道人心足相維繫凡一切酬應及世俗導諛獻媚之詞滌洗殆盡斯不媿載道之文矣或謂琴西文似熙甫似望溪惜抱余獨以謂是數公者何足以限琴西琴西之文嚴潔而淵懿蓋上以追步子長而下則希蹤班范也世有知言當不以爲阿好同治癸酉二月永康胡鳳丹跋於鄂垣之退補齋